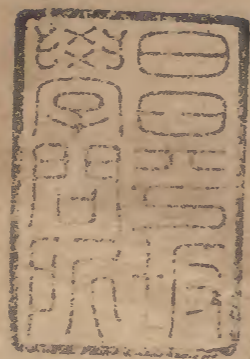


兩朝從信錄

六



漢書門類			
二	二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八	八	八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二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八	八	八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97	
冊數	18	(5)	
函號	284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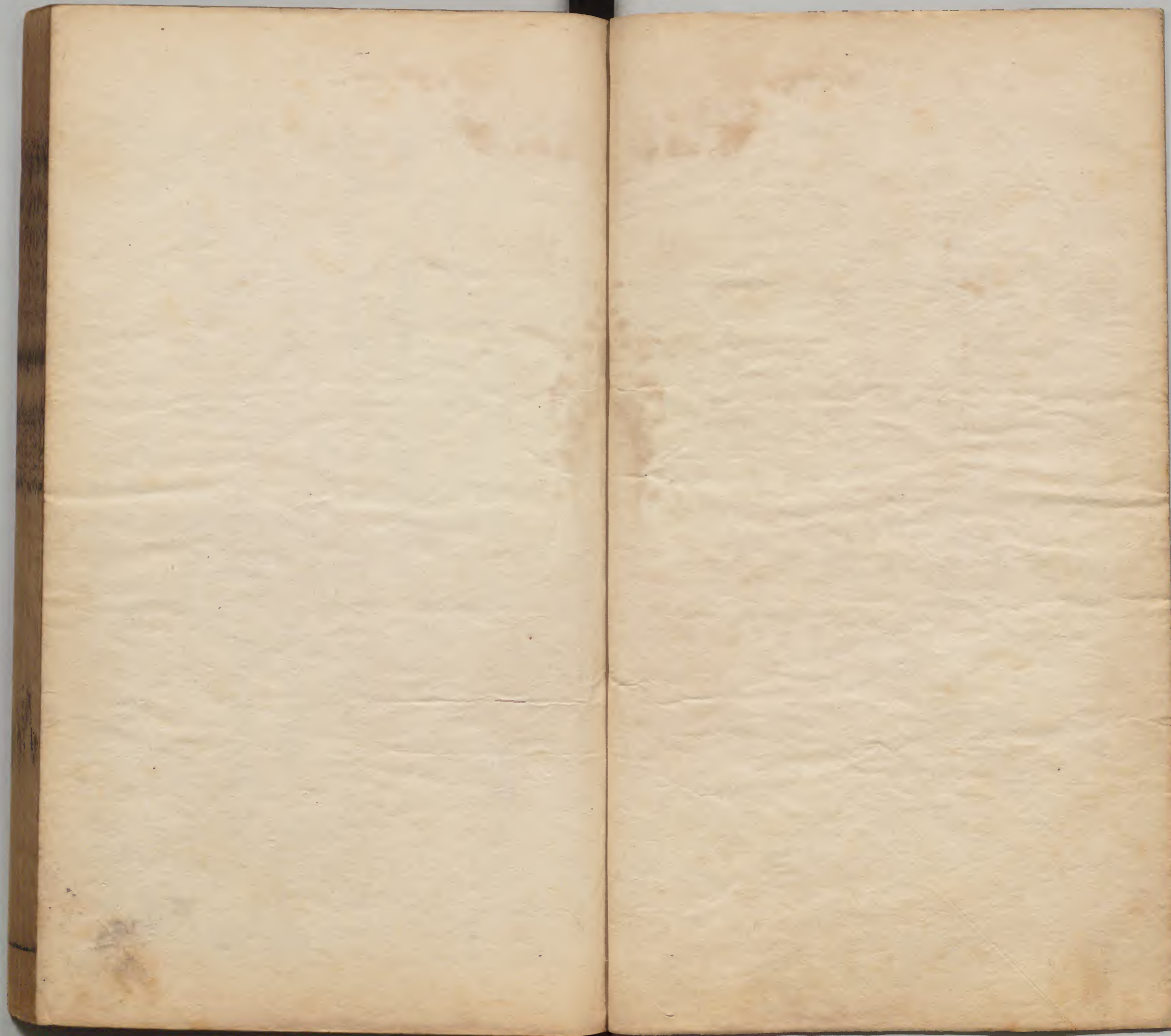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兩朝從信錄卷之六

淺草文庫

秀水

沈國元述

閏二月乙亥

御史董羽宸進補偏救弊十說

絲綸

之出當平

爾時批票言官之旨互有異同故也

率制之文當決

一柄互搽一事

通

考成而無類報有提催

官府之法當一

謂中官既與事權宜

有

或如宋制隸閣臣或聽考察

政刑之明當速

指李維翰

鄭之

保舉之法當嚴

巡撫之任當久

遺佚之材當收

搜羅材武

起廢之法當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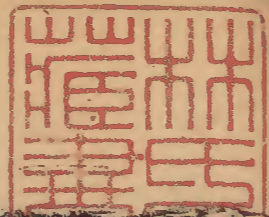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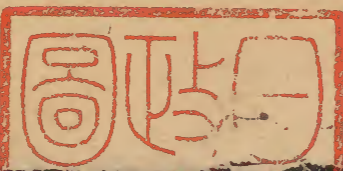
補官之期當一

凡前此被處諸臣定

以二年為期至期赴部便與請給憑赴任亦不許坐家待選

文卷之刷宜嚴

宜嚴勅內外各衙門



凡係刑名錢穀等項宜有詳驗卷宗便就該衙門內專責一官清理收藏以待不時照刷無令吏胥得舞文弄法其間在內府每卷一宗必令抄謄立案以原卷送巡視衙門設立庫房收掌之隱匿者罪如律庶職掌巨細年月終始炳若日星御史照制不為故事而狐鼠出沒之奸可執而問也

御史江秉謙敬陳虛已奉公兩規為君莫先于虛已而以篤學勤政聽言為大為臣莫先于奉公而以格君用人任事為要

御史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奉

聖旨賈繼春暗揭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未嘗責究自繼春揭出之後引類彌奸爭端大報大臣求退小臣紛囂咸畏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莫敢言

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仍大膽欺天昂然肆辨目無君父况選侍移宮以來未見繼春有疏明其可否却借逆揭為搜鱗逆耳之說緝制朕躬要名滅罪今奏內只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姑着照原揭回將話來

命大學士劉一燝等擇日開館纂修

神宗顯皇帝

光宗貞皇帝實錄

風霾

初四日丙子申時風從東南方巽位上來黃塵四塞占曰有兵戰人主憂客兵傷蝗害穀又曰猝兵圍邊城有

早風雨
則解

諭內閣傳兵部

聖諭朕見今日偶然風塵大作心甚兢惕卿等可傳示兵部行文星夜馬上差人傳與九邊經畧督撫鎮巡等官嚴加防備務保萬全毋得疎怠特諭卿等知之

命本兵速議復關切邊務章奏并申飭京城譏察防範

禮部奉

聖旨風霾示儆已諭該部申飭邊備大小臣工仍各恪勤

職業共圖消弭以副朕謹天戒至意

御史潘雲翼救急八款簡戎政之任儲邊疆之才固山海

救急八款

之防設薊門之備聯中外之心鼓士卒之氣嚴奸細之禁

遠哨探之役

荆王助餉

上嘉其忠義命所司貯之

贈卹原任都司馬如錦從巡按沈珣請也

戶部主事陳國鑰上疏請旌表七世祖陳榮孝行

按建寧府志有甌寧居民陳榮奉母竭盡心力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禱祈罔効忽聞舌砥可愈目疾為之日砥數十遍母一朝豁然而開視重明更壽十餘載又鄰火及廬勢甚危逼榮從外奔救抱母踰呼須臾風返母得無恙又郡城水災人民漂沒無算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至福唐螺州潮達岸卒遇其母扶之而歸螺州官舫內郡守夜夢神告次午孝子附舟郡守矚舟待至日中一木冲岸視之則陳榮也郡守驚詰何以孝

承天不能
及其至人
呼

兩月定言條

卷之六

三又一月

西華行傳金 卷之六
遽動天曰予何知孝惟一
飲一食不敢忘母而已。

大風霾

初六日戊寅午時風從東南方巽位上來黃塵蔽天占
曰微日風從陽微方來大旱有邊急有兵喪又曰工土
典食物貴一曰有火
三日內有雨則災解

陝西總督張鶴鳴工科都給事韋蕃以黔事詰奏不一

上曰鶴鳴廷推簡用又屢荐稱其勦苗事已經彼處按臣
勘明到部何不早復以滋多議章並下所司

南臺御史曹汝蘭極言

君身關係之重宜加意自愛

上嘉納之

御史魏光緒奏曰臣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忠臣事君有
死無二未有普天率土悉主悉臣而黨惡容奸醜詆如今
日者也

先皇帝以

長君當主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王孫爪抱空夢奸人構
煽每思為所欲為海內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輒以東林淮
上為阱驅除既盡釀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恨不從心而
張差挺擊之謀庶幾着手

九廟有靈旋就撲滅而招據黃花山圍聚之逆謀三十六
都頭內外多人之布列棗木棍柏木等棍之兇器打死小

爺穿有吃有之逆詞洞心賊目無日無天此時稍有人心請劔殺賊謂宜何如激烈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而偏用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難問官首捏風癩以爲後來脫卸張本司官承望風旨曲意偏護于緊關口詞七段則脫漏不載也投入黨內改爲教內都頭改爲香頭許地三十五畝已載入招又復割去筆蹟割蹟見在也張差以手拍地你們同謀做事今事敗不認難道獨死還有三十六頭兒怎麼不報等語竟付之不問也千遮百蓋惟求與風癩二字相肖主事王之案懼爲赤族之禍據審原招明白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已咬處

察典既入黃綠

中旨追奪

誥命主事李俸曾奉堂批止參語于其轉官之日聲言處分勒令致仕郎中陸大受張廷上疏告變其後張廷憂死而陸大受又以大計調處此之案諸臣所由得罪奸儀之本末也嗟嗟逆

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捏風癩漏招詞者有罪而抒公憤拚身命者何罪即云之案居官有議胡不處于作令之時而李俸陸大受又豈俱以貪酷敗者耶且是非不兩立功罪不相準之案非則張差是矣之案而當罪則張差而當

賞矣。雖有病狂喪心之人，必不敢謂張差為是為當賞。而何獨于之案督過之深耶。况此一事也，拿賊奏聞者

先帝請下法司者

先帝

皇祖曾不以

先帝之請為非而為之決。張差殲奸豎，九十年不御之朝

堂。一旦召見羣臣，面行撫慰，然則

皇祖之于此事，亦曉然明白。特諸臣以瘋癲二字，無所歸

着。故寧寬賊徒而罪之案等耳。

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凡建言受杖之臣，先後耀于光明，而

三臣去國孤踪，尚爾不蒙昭雪。此敷天忠臣義士所以

歛嗟感憤而不平也。近者林居諸賢，發單咨訪，而臣謂之

案二臣而外，不知誰為歷卷。何者，忠

君報國之外，無真人品。而貪廉寬猛之間，猶當十世宥

且臣堂官張舊為司寇，見在都門而逆犯供吐原詞，一

一具在伏乞

勅下部院從公查勘。張差原招口詞有無在卷，當時經手

各官有無改竄原招，抵漏情節。王之案李俸諸臣應否從

公勘。奏者有無挾私處分，一言涉虛。臣甘受虛妄之罪，

倘之案等為法受惡，果出非辜，亦當破格

立賜擢用以爲人臣忘身殉國之勸若傍撓有人終從禁錮此種公案亦須洗刷明白使人知三臣心事亦曾有人議之者即三臣終老岩穴亦無怨恨矣臣查之案作令清苑亦廉平即大受一時屈處豈足深惜而臣諄諄言之者非爲三臣也爲

先帝也爲當時釁起宮中舉朝袖手而三臣奮不顧身抗疏奮筆猶能少存公道也若區區一官三臣自誓之日業已弃却而今日乃欲以腐鼠赫之乎嗟嗟之案本無罪而諸臣強名之曰罪楊漣本無功而諸臣強名之曰功有罪者去有功者亦去然則爲今之臣必當何如而後可

乎臣願與天下萬世共質之臣初入班行內不知忌諱伏

惟

陛下垂察焉奉

聖旨前事已明這存沒各官着該部恩詔例召用恤錄

吏科成明樞請復行取之制疏曰切惟

國家行取之典嘉隆以前日期不定人數不定資格不定自隆慶三年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題本部復准以後行取歲一舉行則制自此定矣

神廟初何嘗不每年行取迨至二十年後遂慎重斯舉考選之命再不輕

隆慶三年
道准行取
歲一舉行

允爲銓臣者亦無可奈何于是爲題留各部又放假另考
人才鬱官署空

國事亦壞迄今

聖主登極求賢念渴考選

速下三資連聘矣寧非盛事哉第今年之冬天下又當

觀期前冢臣申飭貪廉恬兢一疏末亦惓惓于行取復舊

之說復之此其時矣然有爲之慮者不過曰三資并

下尚有有人而無官者矣然獨不思昔日之壅滯政惟是

神廟時不肯時時取用耳苟不及今速爲節次行取將日

下已用之人至明年而始完至明年所留之人必至又明

年而始考將留部成牢不可破之案而三年一

觀之規參以考選行取之事大察之

典又何爲而夾集混亂至此也耶故以行取之

制必一歲一舉行爲甚便一便于歲取則一歲中之俸足

者不多幾人修築玉笋泠泠數竿爲缺亦易補用亦易再

無淹滯也一便于歲取則人心踴躍數日可得吾鼎是愛

吾刑無憂再無變志也一便于歲取則新新相生事業日

異前無鈍足後有先驅誰肯慢事使

國家不収得人之效也愚竊謂即于今年將天下推知

俸已及期者總萃爲一單即遍致之各省撫按除不肖者

兩朝行在錄 卷之六
聽即行參處外有數人即合京官博中行三等俸足者彙而發訪堪部用者即添注各部堪言路者即注以候考俱免其朝 覲令其解任赴京宜部者到任宜考者節次考選續于今咨候補之後以次進衙門至于朝 覲時止存俸未及期之官純以大察事為主察事完即便赴任再不咨逗遛窺望至明年又有明年該行取之人另發知單取進不與大察相混一條即功令尤爲明白可信可遵者矣至于論俸之說

前朝皆三年內外而今以四年又以四年四月矣無非爲前取已積後進難容故爲是難題以消耗人心耳今似當以一年外者即算俸足不必四年四月爲俸足也此又任統均銓臣酌量輕重可否之衡而臣固不能代庖矣祇緣覲期在邇行取重典故爲是亟亟言之少遲則無及矣上命所司確議具復

命南京諸司預建黃冊庫房慎重圖籍

司禮監勘結陵軍鼓譟始末奏上奉

旨劉馨着送刑部擬罪李受等責降有差劉尚忠既不知情姑免究○坐營李鳴雷革任

營慶陵

慎防薊門

封郭振明博平伯王天瑞永寧伯王昇新成伯各食祿千石

工部奉

旨定陵寶頂照

聖考

起董應舉大理寺左寺丞

遼東經畧表應泰條上夷氛正熾應援太緩疏曰臣聞兵

此疏急切已極

者國之大事亦國之危事也不得已而用兵利害存亡介在呼吸非可微幸嘗試者也若無事而推至有事緩時而推至急時固可歎矣乃有事而恬若無事急時而看若緩

甚是危痛
高帝歎駭

時尤可駭矣遼左當屢屛之餘奴酋席屢勝之勢破開鑊不移時禽宰賽如反掌日收西虜之降以益其兵而二韓土地人民幾喪其半且與我叛臣旦夕圖謀大逞未嘗須臾忘也事勢到此何如其急而中外之應援者宜何如哉臣非能知兵者也但所仗者兵馬耳錢糧耳器械耳將吏耳至于布置平時相機臨敵臣功罪且未暇論無論諸項之中有一可缺乏者乎有一可耽延者乎以兵馬言之征調強半脆弱召募原係白衣甚至邊鎮將領居為奇貨如總兵王汝愈坐營陳應武類者紆弊百端難以枚舉遼左曾不収半臂之力然猶曰古有驅市人于閭左而戰者

兵馬

在上選練耳。至淮揚都司金冠、江南營加銜都司王表各領兵一千名于萬曆四十七年三月內到天津。迄今三年矣。皆藉口奉部劄修船，不移一步。臣一面咨督臣嚴催，一面托該道查修過船隻。內王表方修得六隻，金冠又稱原座淮揚巡船不堪補驗，必須拆造而復。諉于錢糧不湊手，夫以咫尺之山海，一葦之旅，順三年之內，船可修則請修，不可修則舍舟而陸，日行五十里，月餘可抵遼陽，乃安坐三年，不知其曾支餉否。至今糜費若干，致各兵效尤。客歲守備王錫斧等領淮浙兵七千名，十月到津，竟營謀運糧，不肯渡海，此猶在都門外者也。至在京浙兵三千名

實得可恨

客歲九月內，前經臣熊廷弼咨調援遼。臣履任即伏疏請咨催，不啻再四。聞各兵多勇敢願行，乃原領兵都司張超懦怯縮胸，百計營脫，甚欲唆兵鼓譟以遂其計。是輦轂之下，且敢捍罔若此矣。以上共兵一萬二千餘人，皆擔援遼之名，支援遼之餉，又非有萬里之遙，及早出關，未必無助。乃久者二三年，近者六七月，逗遛觀望，到遼何時。至近調家丁一萬名，以山西三四月可至，若薊昌宣大止月餘之程，而踪跡尚爾杳然。此兵馬應援太緩者也。以錢糧言之，馬足專靠糧艸，今糧已絕，斷數月，艸亦轉運不前，馬之死者十二三矣。存者骨立如柴矣。此可抵當夷馬乎。

錢糧

寫得可憐

軍士專靠月糧每半月愆期輒借貸豪門或質當鎧杖至
一二月不給則逃不能逃者奄率鵠面此可抵當夷人乎
然

朝廷實未嘗省得分毫雖云愆期亦須補發乃一愆期而
貸質子錢幾至強半名有一兩五錢實得八九錢之惠而
物騰貴馬安得不倒士安得不飢軍聲弗振實由于此
前疏預發軍餉三月按時支給餉不加增而軍得實惠所
裨不淺又疏海運及時料理免秋風之漂失省陸運之勞
費勿再使士馬彫殘今折色愆期如故本色無銀造船將
來不知作何狀又咨

臣發

海運

軍運

請小車一萬八千輛然推運但可行運軍不可行之汰兵
往返商量又費幾月懸釜待米不脛難馳目前又不知作
何狀夫奴酋日欲乘我之飢其關係非細故也即不然而
十餘萬之兵又頓于邊枵腹能保無他虞哉且與延一年
當早辦數月其省費相去何如也而竟不得如願騰飽無
日戰守何資此錢糧之應援太緩者也以器械言之禦虜
長技莫如火器 內府解發銅砲雖多放輒炸裂不得不
造鐵砲然非一朝夕一手足所成頃 臣 疏

器械

請發劄保宣大山西督撫料價共五萬八千餘兩分投打
造先那各鎮見存火器一年即以所造抵補乃工部委之

戶部矣戶部復

此病難醫

請歸工部矣二部相推遼陽受悞奴酋聞之不知如何慶

幸恐不免議定渡河之請也至硝黃尤係吃緊臣于客歲

十一月內疏

請硝五十萬斤黃十五萬斤十二月內咨取黑鉛五十萬

斤銅鍊三十萬斤經今三月矣銖兩未到各營將領向臣

催討迫切之狀皆口不忍讀耳不忍聞而其狀日無以應其

他一切器械無不缺乏不幾于張空拳乎此器械應援太

緩者也以將吏言之將吏聞渡遼如臨虎穴如避湯火若

臣近叅倪寵等今疏金冠等不必論矣文臣如前經臣議

將吏

調井陘道臣朱之臣遂從此修卻挂冠而去惟在遼諸臣

期以身殉疆場不以賊貽

君父項臣與各道議兵馬錢糧器械件件推求實難憑仗

臣曰然則何恃而不恐開原道臣崔儒秀曰恃人有必死

之心耳昨奴酋以數萬騎圍惴惴之奉集自以為敵無不

克在其掌中乃監軍道臣高出鎮定調度神色不變睨視

佩刀即有意外引以自裁挺然義不受辱虎皮驛兵將赴

援臣慮夷賊乘空虛亟行開原道入守而該道已先有此

意立刻帶數百騎入扇皮時奴遊騎薄虎皮僅五六里見

揚塵大起遂引去大營所謂人有必死之心已足徵一班

何前後相去之遠

矣。漢人有言，夫且為必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宋儒謂仗節死義之臣，當于直言敢諫中求之，而指斥

乘輿易，觸犯時忌難。惟三十八年來，人情世變，當勢焰薰天之日，而不波流披靡者，亦自有人。可效遼左之用者，趙邦清、張國儒、李國儒、宋樸。撫臣力言其宜用，且曰：吾輩身在洪濤，期濟國事，非有所私。萬一輦轂猶膠，故常致有後言。僕當出疏，百口贖之。摠之我見得是，官爵猶後，遑恤人言。况此際危迫，為

宗社需人，豈為一已市德。邦清則道臣，胡嘉棟、牛維曜皆頌其才。撫臣張國儒與宋樸會臣以邦清會督臣，皆深為

許可。復臣書曰：木華骨幹如邦清，當今天下無難事，此語極為得人。倘以治勝者治遼，有兵不練乎，有田不屯乎。臣

既自知其人，而督撫道臣羣心如一。臣謬以為謀宜從衆，師克在和，遂列名上

請意欲得三人為

皇上同死封疆。至于重察典，委非臣愚所及。今日以功名

富貴論，則不宜用。若人以重察典，以仗節死義論，則不妨援。若人以重封疆，如共事道臣五人，皆妙選天下賢才，擇而用之者也。亦皆被過考察，蓋個儻負俗之士，視官爵若敝蹤，視死生若旦夕，不肯俯仰時趨，故徃徃從盤錯中見

而

國家有難。畢竟無此人不得。且臣求甲科推官五月矣。求監軍道臣三月矣。而渺無一至。以倪寵金冠。輩既若彼。以推官監軍。又若此。此將吏應援太緩者也。夫求者愈急。應者愈緩。急則搶地呼天。或觸時而傷諱。緩則視陰敲箠。且顧後而瞻前。臣雖藏三牙。哆三足。徒歎曲高。靡和。獨拍無聲也。不知諸臣亦念及

皇上金甌之天下否。臣謹按

大明律一款。軍官託故違期者斬。又行糧草料缺乏者斬。又應合供用軍器缺乏者斬。

祖宗豈故設此重典。誠軍旅存亡之關。機務非一人可辦。欲司兵戎者。司錢穀者。司將作者。各盡其職。而後折衝耳。鐘鼓式靈。嚴法律正以固。金甌也。奈之何泄泄也。伏乞

皇上延覽當局。淵然深思。念兵馬不齊。錢糧不敷。器械不精。將吏不備。則奴酋必不可破。遼東必不可守。則社稷不安。惟

皇。上。大。賜。乾。斷。凡。臣從前所

請。立刻應援。勿再遲緩。使微臣早得措手。或守或戰。或進或退。期于中機。斷不敢為孟浪之舉也。廟堂之上。勿先

立一膠柱之見而謂奴不可與爭臣前所

請可以遲應一着差池噬臍何及逗遛三年如金冠王表

逮繫正法遐縮奸狡如張超黜革永不叙用王錫斧臣等

提究庶人情少肅可鼓後來抑臣猶有

請焉部臣如戶部之新餉司兵部之職方司工部之虞衡

司都水司皆與軍事最切者也今後各司定當久任與遼

事終始則不傳舍其官始不籋蘆其職封疆其有濟乎并

乞

勅下該部議復久任責成如有不效罪有所歸但使奴氛

撲滅臣當束身闕下請受瀆恥

至尊唐突諸臣之罪臣死而

社稷尚安猶愈于臣死而臣封疆不可為也

吏部等衙門會議奉

聖旨移宮始末事情中外臣工共悉自賈繼春揭出朝端

紛囂不已近又具疏肆辯張慎言等身居言路不肯直剖

是非却借調解為名實乃背公植黨本當革職念輔臣侍

講經筵屢為申救姑准從輕張慎言高弘圖俱罰俸二年

王大年不候會議急于奔救止知植黨不顧大義且說人

主于言官無可奈何是使言官思欲上天耶亦當重處輔

臣奏說係局外之人心實無他姑着罰俸半年王志道等

分治罪弁

責成兵戶
諸司

不。思。國。體。連。章。瀆。奏。姑。且。不。究。以。後。再。有。借。端。煩。擾。的。必。罪。不。宥。

禮部奉

修省

聖旨雨澤愆期朕念春農宮中齋禱所奏知道了爾大小臣工宜同加修省以冀感通祭告郊壇遣國公張惟賢侯吳汝胤駙馬侯拱宸伯陳瑋劉天錫張慶臻與順天府堂上官各行禮。

明刑獄

迎用

刑部主事萬燦上言乞明刑清獄以弭天變起孫瑋南吏部尚書魏養蒙南戶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理糧儲朱禧南祭酒。

大學士劉一燝等奏言

慶陵關係匪輕

上命禮工二部堂上同御史傅宗龍等及前去科道等即

詳加審視確議具奏

御史劉大受言時政五隔其一上與下之情隔其一大臣

與小臣之情隔其一京臣與邊臣之情隔其一腹裏與塞

外之情隔其一理財與牧民之情隔

保定巡撫胡思伸疏薦原任陝西按察使邢雲路精於曆

法宜乘其精力未衰起用釐正

時雲路年已七十有三精力強健曾推算泰昌元年月食臺官失算二刻驗之果然故人多異之

修明曆法

五隔

臣民

御史謝文錦乞申飭經撫鎮道各邊臣深謀遠慮安戢西
虜防禦東夷并

勅各省直有司愛養民力收拾人心至于練軍一事專責
各分巡兵備道以消彘孽以戒不虞元氣固而神氣自張
矣。

上諭戶部太典費用浩繁額需難以議減

皇祖大婚外進數雖可據內庫湊用甚多自後屢遇婚禮
除年例買辦銀兩部進尚增數倍卿等豈不盡知照該監
原題辦進不得預擬成數俟朕臨時裁酌

遼東巡撫薛國用叅劾失事諸將疏曰臣竊惟遼事之壞

張義氣烈
憤時觸景
真有頓竹
決波而未
能盡其懷
來者矣

也種種之弊套釀成奴禍諸不具論惟有三路敗衄後中
外爭以躁率相戒不敢藐視奴而輕言戰切切惟守是圖
誠為得策矣顧所謂守者非徒嬰雉堞深壕塹之孤城固
將四處之村落是護即不輕戰者亦止未敢妄急犁掃以
探扁穴原非謂寇入門庭可縱之飽欲而去不為截殺也
乃兩年以來修守亦稍犁具兵馬亦漸屯集我雖戒往事
而不敢輕入則奴亦當警我兵威而不敢遠出今何以舍
老寨而結新寨近且盤踞撫順也又何昔之搶掠猶在我
兵戍守之外今且深入藩奉之內而肆然無忌也此果奴
之兵力所向無前奴之詭謀神鬼莫測哉良繇我之指揮

者習蒙蔽爲故智以掩飾爲長謀烽燧每每不明偵探常
常爽失故或醉夢終日而一籌之莫展或倉皇失措而站
立之不定或虛憍恃氣而觀望爲之前是以來則不知
進則不敵去則不追甚且張鋪滿紙掩罪爲功任其大入
大利小入小利而曾不能一創也所從來矣臣受事以來
經臣督臣每相告誡痛懲此弊冀諸將大家洗刷翻然振
勵庶幾不至顛越以遺疆場羞正月十九日奉集失事李
秉誠臣不以聞臣等直窮到底不敢少諱即舊按臣陳王
廷所報殺擄人數二百七十餘名而臣等再四覆查會叅
疏內多至三百十餘名矣豈不知損失已多臣罪愈重要

不過重視

封疆爲

朝廷信此法紀而不敢以一身庇罪帥也未幾二月十一
日不意復有奴賊之大舉初渠攻圍奉集臣意奴熟窺奉
集之淺深而知其必攻也再報倏至沙河臣疑或以一兵
綴瀋陽而令兵將不敢出援也心甚危之已而得報奉集
有道臣高出在臣私幸有所恃又未幾至瀋陽臣又私幸
賀尤二帥可領精銳以馳援奴必不能得志也越三日報
奴兵于十二出境堡城雖幸無恙殺虜計或不免臣當即
牌行分守左右監軍道臣等親履地方嚴查損傷士馬擄

以攻奉集
高監軍以
火器大破
之其精
兵受子數
年來無此
戰功

朱萬良罪

去村民人畜從實開報業同經臣會題外惟是人言紛紛
有傳保全奉集全賴監軍道臣高出奮以身殉而將士始
效死以守者乃李秉誠塘報猶自矜分布之能而以斬獲
首級保全孤城為已功也今日之秉誠猶然往日之秉誠
往奴以數百騎嘗我倘秉誠敢以一矢相加遺不至有今
日則今日之禍秉誠招之若非道臣前一日至堡臨期又
非經臣懸重賞購死士突圍而入授以方略則聲息已斷
人心搖撼奉集為清河之續未可知也道臣雖不自有其
功而秉誠亦當愧死此所謂一籌莫展百計欺罔禍之首
罪之魁彌斥未足以盡其辜者也有謂朱萬良聞警赴援

一遇賊鋒輒自奔而反引賊深入者乃朱萬良塘報猶妄
稱自午至申盡力死戰賊見奮勇勢方少却而當日駢戮
載道毫不相肖也萬良所統之兵原自經臣標下之兵頗
稱精選維時教其可戰則戰固可挫其銳即不可戰而堅
持以守亦足以堵其入何至甫遇敵而即奔散也愈奔愈
近直抵沙河曲望見開原道臣崔儒秀所督援兵塵起身
幾不免雖曰衆寡不敵然忼慨而往匍匐而歸驅士卒以
殉也不亦喪氣之甚乎又有賀世賢尤世功爭質虎皮擁
衆自衛藉口信地瞻望遲回者乃兩帥塘報不曰賊衆而
整其來也未敢擊則曰以精卒為後勁其回也若脫焉未

可追且以知己知彼不輕一擲以自解嘲也兩帥夙負勇
名而所部兵丁尤多驍健矧去奉集所掠處僅二十里倘
未做時留兵將若而人以城守出兵將若而人以拒敵躍
馬先登片時可至奴之整兵即不敢敵而散騎零掠獨不
可斬獲乎奴之後勁即不敢擊而馱載搬運者獨不可要
截乎彼札營我亦札營雖相持日暮而歸詰二將至午方
至實爲規避悠悠遲返而奴之創獲已盡輦而歸矣夫以
將之巨擘而伎倆若此反善爲奴描寫而張其勢若此奴
尚安不忌哉適以貽之笑耳故奴十二日方出十八日
復來即未深入暫退而回鄉者屢報造鈎梯置木板勢在

漏言

必逞則以我兵從來未敢一戰奴賊從來未經一挫其耽
耽扁視無足怪者且狡奴之計固在攻堡實圖搶掠我之
將士軍役亦曰保孤城可幸無罪而村屯搶掠姑置不論
也。不知奴每一掠既得其糧必得其子女生育是我盜保
城之虛聲而奴得擱載之實利矣遼圍絕塞兼值兵荒雖
村屯寥落人烟稀少然一巾一木皆其皮毛未有皮毛俱
盡而本根猶能獨存者今奴漸進漸逼所過之地荆棘生
焉非若西虜條捨條去而居民顧未盡失故業也倘從此
一舉而畧威寧一帶再舉而掠扇皮左右潘奉孤注勢必
不支而遼陽危矣此時即治臣等以不職之罪粉身碎骨

可思可恨

竟何益于成敗之數哉。

人心玩愒

國家建大將之旗鼓用一人即期得一人之用。今遠左建牙者濟濟徒擁名位竟不肯出死力以為士卒先而報我朝廷萬分之一真可為痛哭流涕者也。向猶藉口修工不暇拒敵今經臣簡戎蒐聚專責之待戰矣。即中多虺怯未足盡堪衝鋒而精壯者猶然却後也是誰之過歟。如此積習日復一日恐不盡三韓而胥之夷不止也。遠事至今破壞極矣。臣等豈敢過求速效且時值乏才拊解干城又豈敢不愛惜諸將但奴禍日削月削業已及膚非得諸將同心戮力大破積套率眾賈勇期以血戰必不能遏奴鋒而

只此數語
已了彼此
之勢始
之局

阻其來也。即如年來奴破諸城堡勢同拉朽皆以在事諸臣望風先靡未嘗一相抵耳。假令當時有如高道臣在堅守不動指麾如意安至赤燐遍野白骨成丘數百里間無人烟至此極哉。昨回鄉唐秀才曾言奴之新寨不過木槎亂石造次苟完非能如我之高城深池也。者奴之兵馬即稱獷悍數亦有限亦非如我之如林如雨也。者總之奴之人心一我之人心分。奴眾肯用命我兵善逃。躲故因循蘊釀卒至不救耳。虜去漢人在奴寨者亦無不憤心扼腕曰。我

天朝有大兵幾十萬何遇賊輒不向前。奴兵亦人耳我不

危言亦真

至緊至要

兩朝從在錄 卷之六
三
怕死彼更貪生若止坐守而不戰恐將來守亦不能矣往
開鐵失守大都若此則今日之高出可不特為優叙以為
折衝者之勸今日諸援將又可不嚴為處分以為退縮者
之戒耶經臣居常固已結之恩而惕以法近又同按臣率
文武諸將吏矢心誓師期于克濟乃諸將對 神明或亦
凜凜遇奴賊仍又惴惴非藉
皇上之赫濯施不測之威何以振久玩之人心而作方新
之敵氣哉片謹會同薊遼總督文球經畧遼東袁應泰據
所聞當日之情形其實

陳伏乞

三可憂

勅下兵部查議轉行監軍巡按御史嚴加覆核分別功罪
大示勸懲庶幾懲已往而勵將來可保殘疆于萬一矣
戶科趙時用言遼事有三可憂選練之無日調度之失宜
招徠之難測

時二十
月

昭和殿災羣臣奏慰

兵科朱童蒙勘遼事竣據實回奏疏曰臣蒙

皇上簡命前往遼東會勘熊廷弼任內功罪
陛辭而出即星馳彼中遲返三千餘里行住七十餘日逐
處親到逢人密訪備查卷宗實科士馬據以言官所參論
質以廷弼所辨白從公案實矢諸

天日其功罪之格固有次第謹一一爲

皇上陳之臣伏讀

勅諭曰某處被賊殺擄爲失事某處堵戰修守爲有功臣勘得廷弼自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到任至泰昌元年十月內解任其間奴賊入犯四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于花嶺等山城六月十二日于王大人屯等一十九屯八月二十一日于蒲河等處其被賊殺擄者共二十三處皆爲失事至于蒲河灰山豹冲斬級二百有奇所獲馬牛稱是雖不可以言功而亦以堵截用戰者也遼陽之城環匝二十里年久傾塌當開鑿初陷遼陽之人束裝思徙者以城不足爲憑也廷弼緝其外築其內繞掘兩河引水建闢城之上下密布火車火器分兵防守稽開集絕奸細心思之巧經營之周有才入之所不能到者至瀋陽奉集虎皮驛大小三城修工如是守具亦復如是此其修守之可言者也

勅諭曰其事爲從實奏聞某事爲欺隱未報臣勘得疆場之事凡有查核經臣憑監軍道之開報監軍道憑府廳之開報亦或有據塘報即入疏中者廷弼向來章奏似亦從實而無欺隱但其有報殺擄各口間與撫臣所參稍有異同耳

勅諭曰城堡有無殘破村屯有無搶掠臣勘得瀋奉之外

凡有村落因山爲居，塚石爲垣，故曰屯。曰寨，曰山城，其實民居不過一、二家，三、五家，而爲城堡者，止有蒲河一處耳。至花嶺山城、禿老婆山城、許毛子山城、四十戶屯、金剛屯、金得成屯、早生屯、李二金寨、李沙包屯、王大人屯、石廟兒屯、劉普屯、蘆尖屯、白官人屯、劉三屯、頭日瓦溝子屯、終考二屯、新屯、趙官人庄、沈寨、雙樹屯，皆其前後搶掠之村屯也。

勅諭曰：士民殺擄幾何，器械損失幾何。臣勘得三次入犯，殺擄屯民七百二十三名口，被傷十一名口，被擄脫回四名，擄去民馬五十四匹，牛一百二十一隻，驢十七頭，燒毀房屋八十五間，豎窖二十九處。此殺擄之的數也。器械則失損盔甲等項一百三十四件，槍袍一十四領。

勅諭曰：兵馬折傷若干，現存若干。臣勘得前後陣失折官兵共五百八十七員名，被傷兵丁共三百零七名，陣失馬一千五百零六匹。現在支新餉主客官兵一十六萬三千二百四十二員名，寨馬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一匹。

勅諭曰：錢糧實用若干，虛冒若干。臣勘得自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內起，至泰昌元年十月十五日止，存庫續收銀七百七十四萬二千九百五錢九分八釐，除收過銀九千九百七十五兩一錢三分，存庫銀七十四萬五千一百六十

六兩四錢六分其一應出入悉經餉司與糧官收支廷弼
原不經手或有頂名虛冒乃各營將佐影占之弊亦嚴為
查處而不之縱也臣謹叅勘得舊經畧熊廷弼者有揮霍
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力固能擔人之所不能担
騁其偏鋒亦有忍人之所最不忍任事纔十餘月耳而遼
陽之頽之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至奉集瀋陽二空城今
且儼然重鎮矣幾何時而金湯鼎峙恃以無恐迄于今民
安于居賈安于市商旅紛紛于途而後之人因之以為進
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遮道而代之
嗚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之所留是精力悉經于此而

論事
之準的也

其得謫亦先于此也唯是致辨殺擄一節嘵嘵于有花名
無花名之說以爭多寡獨不思邊疆凡有殺擄律令但論
失事不計數目當日廷弼所漏雖未必如都中所傳為萬
為千而即其所報亦非的數廷弼明知而敢自為隱匿是
欺誑也縱廷弼不知而為人所蒙蔽是聾瞶也廷弼必居
一于此矣惡得云無罪乎臣愚則以為廷弼尤有大罪焉
夫封疆之任與諸臣不同

心服

尚方之授金幣之錫與委任諸臣亦不同廷弼受
皇祖破格之遇即拍其頂踵誓以死報尤不足荅萬分之
一乃蒲河之役廷弼知賊志在攻瀋策馬而趨以救北門

何其壯也。至則諸將被冲，不欲再戰，威之以殺，而亦不前。廷弼見官兵之怯弱如此，已料後事無可成，始灰心卸擔，故借微恙乞骸以歸耳。奴賊未滅，何以身為廷弼將置。

更心服

君恩于何地乎。忠臣必不如是。是則罪之大者也。然而廷弼之罪，又自其任性致之，何也。廷弼性甚急切，而遼人素習怠緩，性不急，則工不完，工不完，則無可恃以守。况又非常之原，黎民駭焉。凡借磚于鄰居，採木于園林，移石于墳墓，似乎爭民施奪，其甚者督工修築，刻期責報，鄉紳青衿，役無割免，又網打各弁，斥逐諸臣，能無騰謗聲乎。所以流言載道，形容過實。諸言官得之風聞，臚傳以入告，而陳于

君父也，然皆激于上為

國家慮周疆土，而以大義期廷弼耳。及至廷弼勝氣相加，屢疏致辨，既而一揭，愈出愈乖，終成罵詈，非所以待言官，亦非大臣所以自待也。摠之廷弼功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

君大義實所莫逃，此正

勅諭所謂罪浮于功者矣。臣會同督臣文球、經臣表應、泰撫臣薛國用、按臣陳張從公，按實謹具奏聞，伏乞皇上立賜剖斷，以結前局，庶功罪明而臣下知所勸懲矣。

奉

聖旨這遺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
求去奉旨回籍情有可原今中外多事用人方急該部仍
議及時起用以爲勞臣任事者勸

禮部奏言陵穴驚聞石底

上命光祿少卿柳佐同各官看議回奏

薦異木

南昌貢士萬長生揭稱江西瑞州府新昌縣逸民全國
威揭畧傳之異人試之縣府且品度超洒不願受職伏
義滅賊功成奉身而退今將才技畧具于左
一掌中勝算其袖中之十或主將出勝偏將出勝或利
則攻不利則守或勝負或賊來不來或多寡或伏何方
何地至于天地陰陽人間禍福休咎其占不差毫髮
一混天陣此陣排列八門中央高築將臺主將綸巾羽
扇端坐臺上運籌不用士卒止用五人手執五方五色

旗任敵人兵馬重圍不能擒我傷我倘使敵人入其
也九死無一生也

一陰兵變陽于絕無人影之地而忽生軍兵兵立

一陽兵變陰于兵卒叢集之地而忽然絕無人影

一火城此守法也必深溝高壘畫地而陣敵人不能

越我界限一入其界盡成灰燼一里之地止用十人十

里百人百里千人

一五砲三十攻我中國所恃者火器而虜之輕視而攻

乘其盡也蓋火器未盡則強既盡則怯此砲不用人力

發引攻打無休晝夜不絕此破虜之奇秘也

一渡坑飛車凡車之持重抵敵止畏其坑陷也此車有

探陷之法有渡坑之法即地中七八尺坑陷可飛而過

如履坦道

一堅甲此戰陣首一緊要事也虜之所恃以侮我者勁

力健疾身披重鎧而刀箭難入中國所恃以滅虜者火

器然火之發有時而盡而虜則強弓利矢乘盡而入百

發百傷蓋以我兵力弱難披重鎧身無所恃而屢戰屢

北也造此甲有玄妙處製度異常輕而便便而堅即空

拳一衝入敵陣刀箭不能傷也

一平地坑卒此陣以伏十里可坑卒十萬二十里可坑

卒二十萬

一錦帳懸鈎此陣設立營帳以利誘敵一來奔營而走

其入我營中之人俱身傷利刃有死而無生也

一練火牛練此牛一牛可當百人

一陷馬陣此陣臨敵之時各兵各帶陷具預伏地中外

一坦平地毫無形影如敵人馬一入其地一一繫其足

而進退不能可活擒之

一輪地陣今之造車者多方不一有人藏于中而虜騎

不能犯者必持重難前可守而不可戰有車輕而便利

者止可衝前而左而右而後虜可乘空而來此車取其

便兩入可拾上造火器晝夜不絕以攻敵陣上設水帳

以防利矢鈎鎖連環排成長蛇陣臨敵則分子毋冲突

敵陣子去則毋顧母去則子顧任是萬軍之中如入無

人之境而我兵片甲不損敵人可俱成灰燼也

一火帳此于山谷險阻之地難用車輪用此火帳人在

帳內敵不能傷其內火器終日不絕如深入敵境非此

不能也

一水底藏兵此陣雖在汪洋大海可潛而伏可飛而渡

也

一美女設餌此計敵見美女而來忽然美女不見而敵

可擒也時此揭已投兵部蒙發職方考試并呈科道見

存聽試外為此具揭

御史賈繼春奉 旨回話奉

聖旨這賈繼春回話揭中無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此

二語出于何項還着回將話來

吏部等衙門公疏言官悔罪無地奉

聖旨移宮本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單疏賈繼春都置之

不聞乃以違忤逼逐輕誣朕躬且

皇考選侍王氏等四位同日移宮繼春不惜其他獨捏造

李選侍雉經朕弟妹四位并同日移宮繼春何不重念朕

弟獨注意皇八妹入井顯受奸人買囑誣陷朕躬淆亂朝

兩月從言系 卷之六 三

言來行兵
可尚無旁
以爲莫
有也即
爲此奴賊
之可報時
是以驚

政朕隱忍至今未曾輕露向使繼春若肯悔悟引疾迴避朕何得深究今既昂然肆辯朕須窮究到底以質雉經入井真偽結此移宮公案卿等誼在體國還當替朕分憂豈可庇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賈繼春着再回話已有旨了恤錄首請建儲舊輔沈鯉遵例從優

贈呂坤刑部尚書廕一子入監會議遼餉

- 一 肅官鼓鑄制錢
- 一 肅官督理屯種
- 一 南都牧馬場地
- 一 長江上下蘆洲
- 一 東南半僻海田
- 一 腹裡衛所屯糧

- 一 南北戶工關廠
- 一 省直房屋契稅
- 一 督撫應節軍餉
- 一 郡國應裁冗員
- 一 州縣應汰民兵
- 一 省直應請徭役
- 一 南北諸司改折
- 一 內外諸司積存
- 一 省直倉穀糶銀
- 一 省直開地變價
- 一 事例改輸本色
- 一 加派分析各部
- 一 海陸召買轉運
- 一 省直催征起解
- 一 內外釐核收支
- 一 內外申嚴考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三月丙子

此疏融鑄諸奏而又特出人意外稱詳密矣

御史侯恂上言、慨自逆奴發難、上下焦然、征兵索餉、日不暇給、內以清查望之外、而外之欺蒙如故、外以應援望之內、而內之延緩如故、汎汎悠悠、茫無定局、非奴困我、我自困耳、夫遼當摧破之餘、土地人民、喪折大半、殘局也、奴屢勝、我屢卹、來不能禦、去不能躡、敗局也、奴以宰賽故、顧瞻西虜、廻翔而不敢深入、我因得憑城設防、保茲塊土、又持局也、善奕者審于棄取、善兵者審于戰守、今能往而與奴爭乎、能如撫順之初議、漸逼扼奴之吭、而感其命乎、職固料其不能也、則惟有守之一局而已矣、繼自今、無遽言犁

庭切穴無慢言師老財匱一意堅壁清野簡將蒐兵修戰具養戰氣以為持久之計待夫奴惡已厭奴隙已開始徐起而圖之遼局其可結乎如是而言兵兵有見在十三萬焉足矣

請無徒求盈而求精即見在者實實挑選實實教訓擇智勇之將統領之聯絡布置互為犄角奴馬強橫豈其遽能得志而適有脫伍仍用遼人漸募漸補轉客兵為土著省安家行糧之費消苦戍思歸之變計莫善此而土兵邊兵家丁一切調遣可槩報罷也土兵得邊兵不可再抽而家丁非其主者不歸歟也如是而言餉十三萬之兵以五百萬之餉餉之原自不少況又加以

內帑之五十萬乎太僕巡青之二十萬乎客歲未完之二百八十萬乎截漕三十萬石可當三十萬乎鹽局淘河銀兩更有四十萬乎是皆實數可佐新餉之不給者但慮今之征收猶似昔之拖欠請無徒責州縣而責司道嚴其考課重其叅罰俾督催屬邑刻期起解即冲疲災荒力難追完亦以別項抵足惟呼庚問癸之新餉斷令絲毫無虧而又覈實用之二三年間當可支持會議之舉第當議屯田議鑄錢議鹽策與夫十庫之改折各工之侵欺光祿緹騎之虛蠹作何修舉作何厘刷以濟不涸之源塞濫觴之竇

而搜括那借事例一切議條可槩報罷也。搜括那借多煩。爭執。而事例收息于官。償債于民也。此兵餉之定著不煩。再商者也。而最急則無如輓運矣。最要則無如器械矣。遼左本色絕少。軍多枵腹。故運法最急。而索車至一萬八千。輓用推車之卒。至四萬七千人。則決不可。何者。內地買牛買騾騷擾已極。再加驅迫。人心必至動搖。蕭牆禍起。所不忍言。且千里重繭。不堪費。恐復為牛騾之續也。幸經臣無訐計部之商量。從長設處。或用抽軍。或用汰兵。主定撥運之法。夫東南之粟。駕舟于淮揚。啣尾于天津。順洋以達。蓋州。而去遼瀋不遠矣。通筭一人之力。一日之程。最少。任担

議撥運

就商糶

五斗。最近。任往返六十里。遞轉遞接。得三萬人。而累累之料糧。固不脛而馳也。安在撥運之不可行乎。淮海若鼓浪之候。運道險惡。可就天津糶于商。令其自敗自鬻。利之所在。皆為賁諸。遼陽谷價騰踊。商無不爭赴者。重價收糶。自可濟用。正不須車運耳。器械不精。以卒予敵。今外解者盡屬濫惡。厥造者又屬虛糜。真欲張拳耶。合精選廉幹司官。曉暢法制者。一如經臣疏。

精器械

請久任以董其事。而巡視之職。日省月試。實行舉劾。若然。則工費自省。器械自精。一有請發。隨呼隨應。此兵餉之亟需也。而最重則無如練營兵矣。最便無如折班軍矣。京營

之不可問者曰影射也。侵占也。影射侵占之不可問者。鼓
譟之不可問者。曰糧薄而人囂也。有法于此。先剔祖軍之
虛名。使在冊者真有年貌。真有保結。按籍可呼。而后行分
練之法。分其所習之藝。分其所隸之將。分其所駐之地。隊
以千人為率。同日開操。以查點為簡閱。而竄冒者無所容
矣。而老弱者無所濶矣。然後從容沙汰。汰一于十。汰十于
百。安其心。散其黨。而汰者可無譁也。月糧一石。軍餼太薄。
定當加厚。以塞譟者之口。而四盡三空。無從措辦。合無姑
酌雙糧。養選鋒。即舉所汰之精。并給于所留者。豪鷲之心
已收。而汰者益可無譁也。漸汰漸精。虎旅其改觀乎。所深

慮者。百年盤據之窟。一旦振刷。不能無謫。不能無怨。必須
慷慨担当。實心任事之文臣。始可資其整理。必須韜畧。綱
熱威名。素著之武臣。始可藉其督率。欲飭營務。不可不首
議耳。班軍之設。以擁護 神京。

祖宗兵制。良有深意。而承平沿習。積敝已久。上班下班。祇
存其名。而無其實。如職鄉歸德。春秋班軍。三千三百餘人。
赴京者十之一耳。奸棍兜攬。貪弁包占。牢不復破。點軍放
糧。但須數文。顧覓之錢。而事已畢矣。國家亦何愛于鳥
有。而任其漁蠹為。故曰折之。便折一軍之屯地。可得三兩
折一軍之大糧。可得八錢。折一軍之日糧。可得二錢。是一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軍可得四兩有奇一衛二千餘軍可得萬兩有奇以一衛
例各衛以秋班例春班約各都司之所領凡數萬人可得
數十餘萬矣不費推筭不費鏤別而多得數十餘萬不足
爲持籌之一助乎如慮堂與空虛倉卒有警防守無人曾
見頽敝之衛卒能堪荷戈縱使赴京亦象人耳今後確宜
盡折便以折解錢糧貯充召軍練兵之費此又兵餉之長
計也。

督餉御史倪應眷上條議一曰起解本折之有稽遲督餉
必先安民安民無如察吏夫司農不得已每畝新增九厘
就其中量地利之肥磽天時之豐歉原額之輕重而斟酌
布之俾合各州縣原派之數酌派一定大書曉諭以便完
納此誠良法至司道以下俱係親民之官因心洒潤觸手
成霖况新派之煩征尤賢者苦心調劑之日藩司如福建
河南以存畱而濟餉匱州縣如海州密云華亭長清以樽
節而抵加派上不廢法下不病民皆諸臣分所當爲亦力
所能爲者一曰轉運舟車之有延緩夫遼餉歲用折色三
百六十萬本色二百餘萬折色絲毫皆有實在之用若本
色一石海運幾以二鍾致之矣舟車腳價之費非七百餘
萬不可國初以天下全力海運七十萬茲以山東天津
二處之力而運二百餘萬其能辨乎登萊明習運事去年

運發六十萬餘。遼人藉以無恐。天津惟恃道臣賈之鳳。今且以病告矣。未經兩院題請。法難徑去。業經加銜旌勞。誼無可去。計必爲運務而留。第天津省直。協助舡隻最急。此日風和水柔。舟行若履平地。倘呼之不應。候至秋深。駭浪驚颺。實多不測。依沙沿泊。鳥必至后期。萬竈不黔。三軍立槁。諸臣能免悞事之罪乎。夫陸運原議。值僱至遼陽矣。而又責運潘奉以爲長運。逼近虜穴。未免風鶴耳。况人情短運。易于弛担。無不樂往。長運疲于奔病。動有趨趨。須以短僱更番之說行之。遼陽以西。庶人心安。而招募可行。遼陽以東。必以汰軍供運。實爲兩便。蓋套去內地。甚逆驅畿民。遠涉勢必不能。運費部臣任之。運夫經臣任之。有兼濟而無偏累矣。京邊改本東。究旣稱七難。則截山東漕以補運。加新餉買米以補漕。于餉有賴。而于漕無損。豈非兩利之計乎。一曰支銷錢糧之有涸淆。自軍興以來。部發銀一千一百一十八萬七千六百四十有奇。幾經清查。曾未一報聞之。蓋套米穀委積者。任浥爛盜竊。此斷斷乎不可不清者。經臣宜集文武各道將。取諸兵名冊。叅伍之舊兵若干。新兵若干。工匠若干。馬匹牛騾若干。細加簡閱。嚴爲訓練。列爲等第。兵數旣核。然后以實達部部臣照兵科餉經臣計口授餐。而又責成于監軍各道。日逐清理。月例之扣除。

有禁家丁之冒支有禁逃亡之影射有禁料豆之侵減有禁升斗之參差有禁各道任勞任怨與餉司細心磨算按季冊報關以內各司道為政允羅本脚價舟車催船造柁工水手援兵防兵月糧等項種種支放名色溷淆稽數季報以憑歲終查核一併奏聞庶幾鼠雀無所因緣為奸而運去之一絲一粒皆有着落矣。

吏科倪思輝敬陳修省實政一請下恤民之詔一請下求言之詔

兵科蕭基劾閱臣姚宗文疏曰夫闔視之役原以備戎未有不能備而反以啓戎者欵恤之舉原以弭隙未有不能弭而反以開隙者爭獻納者嚴一事陳五利者耗萬餘可不慎乎值此奴氛未靖之時何堪西虜叩關要挾之擾蜂屯疆場將無寧日則作備者閱臣宗文之罪罄竹不足數也臣每見虎酋等備極驚駑煖兔抄花等紛求新賞督臣疏報皆歸于王猷之妄許臣之兩疏恨不得食猷之肉而咤宗文輕信之辜然猶曰或識不足耳見宗文一揭灑灑數百言欲蓋彌彰始知猷之矯命宗文故縱而教之者也諸夷之蠢動宗文明知而開之者也不暇為猷裂毗而先為宗文豎髮請平心折之夫金白没于奴鋒而席捲之勢幾同破竹當事者議恤後之策為羈縻之術恐西夷觀釁而

兩朝後集卷之六
動假此束之亦計無復之耳閱臣

命以出高下在心力能制酋之命信能孚酋之心則爲之不則已之擇其堪任之人按其宜發之地則爲之不則已之宗文素稱能者不于此時酌古準今瞻前顧後可冥冥決事耶且王猷以市井無賴不堪遠遣聞督臣文球與經畧袁應泰原任兵備時所力止也宗文獨昵之者何心賞宜發于邊地不宜發于薊門又督臣文球與巡撫周永春所力爭也宗文橫執之者何心切論宗文此舉失策者三其冒罪者五夫遺金入遼捐金賚遼虜不過以金台什二孫女爲虎墩兔愁之妻一爲腦毛大之孫妻藉此以結其

意伐其交云耳不思虎酋亦與奴姻媾不有爲其女婿者乎且今懸百萬之格分土之約尚不能激諸夷東援與奴爲難而區區四千兩餉之猶黃葉止啼操豚祈歲彼何常任惠我先示以弱失策一也犬羊之性不恒豺狼之欲無厭養虎養鷹非明論乎宗文亦自爲一針一線必執以爲例矣王猷之妄許旣道其逐逐之念黑字之領券不足塞耽耽之求此動曰祭旗上馬某處分捨彼動曰東合東夷而西合西夷捐之何杜日後違之何緩日前淘淘之勢旦暮必潰而宗文乃語三萬之藏足厭羣狼之腹待十數之後方爲鞭笞之舉將誰欺乎切恐五營之衆伯要子之悍

爰兔巴陵之獫狝花諸子之詐一動百動愈構愈危始以
愚虜反以虜愚而智出婦人女子下也失策二也當時永
不爲例之盟虎茵背之如反掌矣三千人入貢之說孰則
創議非猷也耶夫桃林口何地也咫尺神京逼近
諸陵王猷從此路出虜謀從此路入即今薊門空虛已甚
東協空虛又甚開門揖盜未可支也賴督臣東行縱操御
之暫爲關閉之絕而夷情叵測來日甚長終是借徑之衢
虎穴未填狼門復闢失策三也以此失策奚追罪狀辱
國一也不聞繫留我通役張爾觀四人幾悼異域之魂裂
碎我羊樽黃把都兒等大肆謾書之侮乎遺患二也不捧

檢崖之怨毫未消釋而先以成賂之吞恰榜什等之計全
無照管而滋以動封豕之躡乎樹群敵三也不聞無乞兔
亥之兄弟之殘每肆搶掠于郊原滿旦母子卜素叔侄之
構名爲垂涎于飽吃乎比匪人四也不聞王猷飽囊而歸
投揭謁樞府爲營進之謀事敗而遁猶悄悄往來通灣舟
中爲逋藏之窟乎貪賄賂五也不聞猷利虜之利宗文利
猷之利參貂盈囊行李百輛之運私爲幽係傾折曲房之
棟爲主人有言耳目共睹者乎以四千兩行五餌之術而
投載來皞以至今日而愈難收拾以王猷代三巴之檄而
揭薪止沸于~~水~~而更莫底止宗文悞國若此猶自言曰

憂國之時之意味心甚矣嗟嗟臣更有感于宗文之狡也其揭旌出關布臣一人之威德以簡將蒐軍實未能也搖唇鼓舌共事冰炭遂使熊廷弼一日不能安其位今勤者報命廷弼之才之功萬不能沒矣然則妨賢嫉能無出文上者迨其擁橐入關自負豪舉以爲仰答明旨止此卹賞一事而狡弁之詭金繒之要歲復一歲矣然則胎禍挑釁亦無出文上矣異哉宗文鬼魅伎倆瞿塘風波躡取太常則以閱視爲催官之媒藥籠無物則以王猷爲奇貨之居視國事爲兒戲委

君命于草莽同事者畏其克威不敢直言只得彌縫了塞拖一種啞口吞藥之情而功罪之案公論難掩今延邊諸虜合縱不受戎索日尋猖獗使西陲爲殘寇之續宗文之罪在楊鎬下耶當此處處危動之日急宜嚴勘宗文罪罪正法使蠻貊凜然知中國尚有法紀不至爲奸人手障着落宗文名下討出王猷斬于講賞之地以誅諸夷之口庶反側有儆官守知勵矣至其生平隱橫險躡之狀人人切齒掛彈文者臣不暇縷悉在兵言兵誼難隱默即觸鬣尾所弗避也臣草疏方畢見林口守備焦慶延塘報虎酋聚衆二萬餘不日內犯搶東西不勝愕異如果冲入內地

在薊門正兵單將弱之會何以堪之則首禍者其容誅哉

吏科朱欽相奏為天做日至民生日感仰乞

所司

先臣王廷相有言曰大臣貪濁而在高位小臣效之無不惟利是圖言官貪濁而安出處無恙則外官鼓動無不惟利是圖可謂知本之論

海州吳金祖叛

按金祖的名劉光先偽名吳金祖又名吳太真以斤逐么元鼓扇無知乘南衛空虛盜名逞亂焚屋殺人劫屯攻堡議者皆以海運入自蓋套陸運起自海州咽喉要害除道臣請還援兵各將星馳海蓋防守一面勦殺渠魁一面招安脅從有能擒獻罪首者破格升賞既當絕賊奔奴之路又當防奴乘變之攻皆要着也

浙江巡按彭鯤化上言首藩人才最多解額宜加乞添三名滿足百人以光文治章下所司

海州賊平

時鎮守李光榮與竇麻二副帥黃參將張同知會議既定于二十七日分營圍山二十八日四面齊進至二十九日李鎮守在南谷口正分派間而北谷口忽報賊出坐營童毓秀迎擊被賊砍傷眾皆却走賊追趕過河游擊高中選參將胡國臣復回迎戰國臣中傷大衆混殺李鎮守聞急親率參將黃壘帶領兵丁合戰中令但退者即斬于是本鎮內丁守備等官吳登雲等十餘員領兵奮進不避矢石一擁上山銃砲齊打賊不能支遂奔回窠大兵遂入峪內竇承武麻宣王化溥等又從南谷口進遂焚其頂而賊平矣大勢約五百餘人割首級者十之二三騰山投水者十之七八吳天真羅守忠俱歿兵中

庶子駱從宇充日講官

少詹事孟時芳升禮部左侍郎教習庶吉士

南太僕卿于仕廉循例題薦治行優異知府沈萃禎知州

黃廷金知縣葉成章等三十餘人

按本寺原額馬價二十三萬七千六百兩有奇兵部題准年終通將所屬府州縣備查完欠知府以下能依期完解數多治行卓異者聽其分別薦舉否者叅處

巡按御史左光斗具揭

故事有司題荐大約為俸淺甲科而設後因人數煩多不便點綴遂格不行勢不得不入之揭薦而鄉員愈受其窮矣此後似當仍行題薦但註定俸必須半年數不得過廿庶幾此不爭于有餘彼不若于不足亦平人情

振史治之一籍也

以陳大綬為尚寶少卿

御史周邦基奏議用人宜慎其初用言宜核其實

兵部奏請軫念陣亡諸臣奉

勅恤陣亡

聖旨是遼左覆軍陷城文武將士捐軀歿事義烈可嘉這

陣亡官兵人才屢奉皇恩慰諭趨行褒卹既經叙奏宜需

渥恩劉挺以原官左都督贈少保王宣贈少保升左都督

各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謚立祠加

祭塋塋杜松贈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正

千戶世襲立祠加祭塋葬趙夢鱗馬林各復原職贈二級

襲升二級從祠附祭潘宗賢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

百戶世襲賜謚立祠附祭董爾礪張文炳俱贈按察司僉

事蔭一子入監讀書從祠附祭江萬化麻巖俱贈都督同知襲三級黃越于守志各伏原職贈一級襲升一級李等二十員俱贈都督僉事襲升二級喬一騏贈都督僉事襲升四級與本衛實授百戶世襲俱從祠附祭鄒儲賢等三百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升二級馬時楠復原職贈二級張奇策等三員各照本職上量贈一級何懋官等四十三員各襲升一級萬邦寧等四十九員各量升一級朝鮮將官金應河等八十一員移文破格從厚贈錄其軍兵丁夷俱照數行各鎮優卹祭榮以慰幽魂

遼東巡按張銓飛騎奏曰奴賊載鈎梯傾巢而來于十一

日半度渾河深入十二日攻犯瀋陽二十三日已被賊

禍根

尅陷矣先是臣于初三日巡視瀋陽見其壕塹重環火車密布惟城垣三面毀壞板堞倒塌而城中降夷充塞俱有奸細藏伏為賊內應臣切憂之詳囑諸將謂賊若臨城降亦、跪、然、可、防、變、夷當盡發城外若其來攻必俟百步內始發火砲而城上亦以鎗砲助擊賊必不能得志乃諸將皆謂城難憑獨濠可恃意但主專力于外臣深已不然臨行于途中復再三囑付不意其臨時錯悞乃爾也聞城破後摠兵賀世賢尤世功從西門出存亡未卜其餘走散將卒尚無一人至者不得攻克之詳傳聞有云賊連攻數次不得入後從東北

向以新土填塹遂登城者有云連發砲熱裝藥即噴賊乃
蜂擁過濠者有云賊急攻東門城外吶喊內應之開門而
人者摠之城已陷矣陷之情景且可徐查遼陽所恃為藩
蔽者全在瀋奉二城而瀋陽東捍夷西障虜較之奉集更
重今瀋陽既陷則奉集已失犄角之勢彈丸孤堡何以自
存而賊從瀋陽直走遼陽百餘里中無險阻可抵遼之戰
將勁兵半萃于瀋奉半分應援兩副將見今遼城兵不滿
萬皆真保山東之兵身無介冑器不精利以守二十餘里
之城分城布列且難况于捍敵臣已與經畧議急撤川浙
土兵遼陽城守而以朱萬良姜弼之兵駐虎皮驛為奉集

聲援但恐士卒有風鶴之驚聞風而潰武清營已報步卒

逃矣且我所恃以勝賊者獨有火器今賊克瀋陽無數鎗

砲火藥皆入其手則我之長技已與賊共之萬一用以攻

城更可憂也誓與經畧諸道竭力固守保此危城而臣已

先與經畧密令侯世祿搗賊之巢若使得入賊必狼狽而

歸然尚未敢必也大約將士畏奴如虎心膽俱裂無一敢

戰者即如朱萬良姜弼統兵幾二萬專使之往來應援而

扎營于渾河之南去瀋陽十餘里一步不敢前川浙土兵

亦三萬餘亦結營自固坐致瀋陽淪沒亦可痛恨矣除臣

查明另疏題叅外先將危急情形馳奏伏乞

○妙○羊○

通真情狀

皇上軫念危疆關係社稷亟下廷臣會議珍禦長策仍勅兵部速催達奇勲等出關及調發各邊家丁星速來遼以應急需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兵部衙門接出

聖諭朕見近日風霾時作日光晝晦朕心深切警惕昨日覽遼東巡按御史張銓塘報奴賊攻陷瀋陽遼城萬分危急該鎮各地方文武各官職任封疆全無備禦疎防怠玩應援各將擁兵結營自固坐視陷城威令何在姑都着策勵任事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督撫按各官作速挑選

精銳兵馬各陳方畧相機拒堵務保萬全如有仍前坐視的即以軍法從事河西并關內各路守禦應援事宜一體申飭邇來小臣議論煩多無裨實用大臣止畏譏彈不任勞怨紛紛杜門成何國體輔臣一燬尚書李汝華都着即出視事無介浮言

會議防禦

聖諭適覽遼左巡按奏報瀋陽已被東夷攻克奉集旣孤遼鎮益危目前防禦應急長策着廷臣作速會議具奏一面行文經督撫按各官集兵防守聲援牽制一切事宜相機從事戎政尚書併兵部添設侍郎作速催來到任餉務方急尚書李汝華即出料理不得藉口侍郎毋致推諉誤

事工部買辦硝黃陸續運解無誤急需封疆事急大小臣
工同心體國各抒籌畧共濟時艱故諭

御史江秉謙驚聞遼陽垂危敬陳備禦之策曰今奴賊攻
陷瀋陽指臂斷爲兩截而奉之岌岌可知瀋奉潰而賊直
中于遼之胸背環遼之岌岌又可知事勢至此誰職其咎
因痛念曩時楊鎬失律喪師開鐵淪沒境無堅城人無固
志當日情形之危急誠有百倍于此時者乃能延弼受

命田間倉皇赴 召四方之征調未集士卒之膽落未定
甲馬器械無一可恃而延弼出萬死不顧一生單騎從數
千弱卒出關猶復收拾餘燼城守經年令奴賊終不能得

其可矣可
嘆

志如今之躡入者何前此垂危之遼城賊反不知其所攻
今此堅備之瀋鎮我反失其所守則延弼之才識胆畧有
大過人者矣使延弼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定不致敗壞
若此然前論廷弼者猶曰風聞不失爲存遼過計至今勘
核已明而復以橫摠之私意見抹殺天下之公是非逞紙
上雌黃蔑 國家之利害寧壞 朝廷之封疆必不肯釋
胸中之吟域寧甘心以遼陽與奴賊必不肯平氣以議論
寬勞臣今日之事何不持一疏以退虜耶雖然追之已無
及矣爲今之計瀋旣已陷奉不可知遼陽斗絕孤城不可
不厚集聲勢而賀世賢尤世功二將之卒未知存亡光榮

議援遼陽
兵將

議保山海

議防神京

部下之兵或留自固此時提兵往援將果誰屬兵果誰統
蒐卒補乘軍中或有妙算而事危勢迫廷議不可不亟講
者也山海雖為三韓阨塞但遼陽保則戰在千里之外不
保則戰在百里之內經臣久熟邊情諒有勝算而地袤難
以遍守戰卒能有幾何則宿重兵而防不測又廷議不可
不亟講者也神京為根本重地雖奴賊得志于遼諒不能
即長驅入犯但訛傳則風鶴皆驚窺釁或寇盜竊發何以
鎮人心使無動搖何以杜奸究使無意外又廷議不可不
亟講者也語云亡羊補牢見兔顧犬猶今日未晚之着而
燕巢飛幕魚游沸鼎此豈諸臣漫言泄泄之時哉

聖旨這本說熊廷弼才識膽畧過人有保守危遼之功郭
鞏昨說他是罪有無私意着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從公
會議具奏

遼東巡按張銓奏請恤忠魂治懦帥疏曰遼陽圍急陳策
童仲揆二將尚在遲疑裨將周敦吉欲直前薄賊謂與潘

正策

陽兵內外夾擊可以成功即士卒亦踴躍爭先阻之不聽
及知潘陽一陷諸將益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救潘在此
三年何為石柱司秦邦屏遂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止留

人人以此
為念事濟
矣

浙兵三千餘名大將與戚金張明世在河南扎營兵既渡
河營陣未就而虜以鐵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撕殺斬賊

天戰

可憎

罪狀何列

使人腸烈

落馬者二三千人，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後虜益眾。諸軍
 饑疲不支，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屏皆戰歿。周世
 祿從西北殺出，不知去向。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走入
 浙營。賊追及圍之，數重。初用火器擊打，賊歿者甚眾。後火
 器已盡，復接戰良久，乃敗。而大將禪將一時沒矣。當川兵
 渡河時，朱萬良、姜弼之兵去渾河不過數里，觀望不敢遽
 動。及賊圍浙兵，兩將方領兵而前，一與賊遇，即披靡不支。
 軍四分散，而賊乃得專攻浙營。臣初疑南兵難用，後北巡
 經過其營，按轡徐觀，見其部伍整齊，器械完備。諸禪將周
 敦吉等皆慷慨激烈，願一當以報朝廷。臣甚壯之。私與

諸臣議謂：以此步卒翼領騎兵，盡我全力，扼賊咽喉，可使
 不得出穴，而後版築之役可興。乃今已矣。其亡歸殘卒，有
 以首功來獻者，臣即時照例給賞，乃痛哭階前，願不領賞。
 但願為主復讐，臣亦為涕泣不已。此亦見諸將之得士心
 而士卒果有忠勇之氣也。使將士皆若此，何憂逆奴哉！自
 奴狂逞以來，敗衄接踵，從未聞血戰一場。今諸將以萬餘
 當虜數萬，殺數千人，雖眾寡不敵，力屈而歿，其烈烈英氣
 應多為厲鬼，以殺賊足以愧偷生巾幗之輩。此不待復勘。
 亟宜從優褒錄，以鼓士氣者也。先諸將當未戰沒時，曾
 具呈于臣，求調川土兵五萬，願獨以步軍滅奴。臣以為未

請治儒玩

其心足取
而如才不
也志何

可再調寢之今川浙土兵守營及敗陣逃回約尚有萬餘
人可成一軍然已足中下之駟勢既孤單又無將領統之
誰為督厲則川兵之調是不容已雖遠汲不救近渴然今
大勢已失用兵方始則此着不可緩也若朱萬良姜弼畏
奴如虎臨敵趨趙胡馬一嘶曳兵相踵雖兵止萬計眾寡
強弱之勢自不相當然既不能解瀋陽之圍又不能救南
兵之覆則將焉用彼相哉按法而行自當治以逗遛之罪
姑念其兵單士疲不能抗強敵之鋒且遼之戰將死已畧
盡用人之際暫寬使過之條所當削職令立功自贖者也
再照經畧袁忠○心○為○國○竭○力○籌○邊○歟○生○既○已○早○忘○利○害○詎

罪經畧極
當

能逆觀但既任疆場之重寄宜效安攘之定謀而一月之
間失堅城覆裨帥殺名將歿者暴骨于原野生者逃竄于
四方使遼陽有累卵之危士民有切膚贖鳥之懼則有不
得辭其責者蓋平日手口拮据亦多綢繆牖戶之計而臨
事耳目隔絕未見發縱指使之功日月恐不相假桑榆猶
或可收此在

撤兵守遼

皇上酌眾論而獨斷之也賊尚盤據瀋陽遼陽以北居民
逃徙一空烽火斷絕胡騎充斥已撤奉集威寧之兵并力
守遼而敗卒亦稍漸集粗可布置但遼城二十餘里城守
甚難一時人情惶惑爭思南徙臣以為舉足則遼非國

督撫移駐

水兵開道
正兵出關
急發內帑

家之有恐不能以丸泥封山海。但當竭力固守。保此危疆。與經臣諸道。臣登埤環塹。預戰守之具。安撫城中。率屬將士。人心稍寧。惟恐賊出別計。深有可虞。此時宜使撫臣薛國用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文球帶山西之兵移駐廣寧。以張應援之勢。救沾危之急。而山東水兵從海道直抵蓋州。通州團練民兵速遣出關。更發內帑數百萬以佐軍需。臣身在焚溺中。情勢迫切。語多不倫。伏乞皇上留神。此關係安危不止三韓已也。奉

聖旨覽奏。川浙兵將戰沒。奉集各兵撤回。遼陽勢益危急。該鎮文武各官協力守禦。撫定人心。務保無虞。陣亡川浙諸將血戰捐軀。不必待勘。着即加褒錄。各將一體優卹。守營并收集各兵立營團練。俟另調水土將官統領。朱萬良等臨陣退縮。着先革去職。戴罪立功。袁應泰矢心殫力。調度不前。仍着策勵任事。山海海蓋各緊要地方集兵設防。其督撫移駐事宜。該部一并作速議奏。

科臣蕭基論列人才。品題有三法。衡其言。而肝胆見。衡其人。而才品彰。衡其時。而物情平。銓次亦有三法。優老勸忠。在加銜提擢。拔擢在超級。安頓洗滌。在本等。

起鮑應鰲祠祭。郎中劉宗周儀制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

方震孺言應鰲于
孝靖皇太后寢園一事。費盡苦心。卒能委曲調停。勉成

大禮體

皇祖之隱腸。慰

先帝之沉痛。此其作用有大過人者。至于劉宗周。明知其清華將及。却不肯隱忍數日。而必欲發摠其本心。此其意何求也哉。十載林居。至衣食斷絕。而眉頭無終皺。時此等男子。可於肥肉大酒中求之乎。萬一用不及時。位不配望。書之史冊。主爵者之羞也。高攀龍當太倉炙手之時。有恤才遠倭之疏。一身許國。九歿投荒。里居且三十年。絕口不言朝事。人稱其潔靜中廓大。寬博中精嚴。直欲遠比周程。近追羅薛。此亦今世之祥麟威鳳矣。

兵部奏言遼陽存亡未卜。河西救援宜周奉

聖旨。遼左望援甚亟。先遣兵將及昌鎮。挑選兵俱着侍郎張經世。催督星夜出關策應。京營事務暫着戶部侍郎臧爾勸管理。宣鎮等五處領兵移駐聲援。該部知道。卿等仍悉心籌畫。務保萬全。

遼陽陷。內閣揭報奉

十一日遼陽陷

聖旨。覽奏。知遼陽失陷。旬日而克。兩堅城未聞拒堵。片時該鎮各官。平日撫馭乖方。人不用命。深可痛恨。卿可傳示。摠督文球。巡撫薛國用。用心料理。倡率忠義。歿守危疆。以安內地。其遣侍郎巡閱。催兵知道了。防禦京城事宜。作速着實舉行。

奴酋於十九日至四里舖。經畧袁應泰。即督催摠兵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姜。弼朱萬良。參將周祿等。領兵拒敵。經臣與按臣張銓。登城指揮兵將。經臣親自出城督戰。按臣留守。兩軍相當。互有勝負。經臣夜宿營中。不入城。二十日相持。二十一日。賊眾擁砲車過河。在東山結一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相對發放火器。官兵不支。賊遂以步兵攻小西門。經臣急退入城。與按臣東西分疆。嬰守。又出各監軍。催督各將領。合力救援。監軍牛維曜從

忠貞在一家

快事何不處處皆然人人皆然忠義性成寧以地限

招募豪傑

小南門突圍被賊砍射落水扶傷而走有馬達賊攻東門兩處夾攻火器幾窮殆不可為經臣按臣與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欲慷慨赴難經臣曰泰不尤微尚方寵靈固誓以身許按臣無闕外責尚可收拾餘燼為退守河西計泰歿且不朽聞各門奔攻益急三人復分城守至西時小西門火起夷賊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按臣罵賊不屈歿之守道何視其二女二妾投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堂上之數臣者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比曉賊酋始入出示安撫百姓令二叛將收集西兵許以月餉三兩人皆剃頭隨順當是時諸將統兵在外見城中火起知已陷矣遂四潰各監軍因而西奔三岔南至海上而賊且四出擄掠冒鋒矢板崖遷嶺幾日望屋無烟擄萬歿而出一生也二十三日奴下令括民衣富室得留九件中人五件下人三件又於東教場聚貨物分散西虜二十五日驅漢人赴北城屯民歸村堡夷人乘機劫奪大半裸體婦女辱不堪言多縊歿者添三衛掌印官共八衛分投筭民造冊二十七日先令西兵出隸潘陽二萬餘人至二十八日遼之商賈歿者四五萬人又瞻東人之家但有五人出三

名三人出二名隨營給配賀世賢妻子二十九日復殺遼人之狀貌可疑者一頭目坐于西門點而殺之有一生員父子六人知必歿因持刀與眾砍殺頭目連殺三四人其諸子持挺共擊殺二十餘人夷倉皇無計百姓乘亂走出五六百人結隊南行夷不敢追奴復命其子領眾操標探河淺深又遣叛將金玉河領千人南至海洲傳諭歸順而人民已先剃頭待矣獨東山曠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至者羣擊殺之

兵部接出

聖諭國家文武並用頃承平日久視武弁不啻奴隸致令豪傑解體志士灰心今邊疆多故東夷洊食大風猛士深軫朕懷卿部便張掛榜文通行天下凡山林草澤之間有素懷忠義夙抱韜鈴膂力過人猿臂善射可效一旅之用者在京赴兵部報名在外赴撫按衙門驗實津送來京朕

發帑金

兩朝從信金
皆不次擢用，卿再查祖宗舊制，文武各有職掌，互相彈壓，不得仍前牽制，庶展豪傑之用，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特諭奏發帑銀一百萬兩，給付兵部等部，以佐急需，務期實用，不得仍前冒破，其用過銀兩，仍開註具奏，吏部都察院接出。

催諸臣任事

聖諭朕惟朝廷設官，各有職業，豈容曠廢，棲遲家園，成何國體，朕冲齡嗣位，方期大小臣工，靖共修職，而因循若此，豈朕委任責成之意，爾部便查升補未任官員，照水程勒限催他到任，有違限的，照會典例查叅，有官品未崇，例不疏辭的，通政司不得代為封進本章，致滋瀆擾，其兵部左

侍郎張鶴鳴代歸已久，奉溫綸止知畏避人言，不顧君臣大義，兵部左侍郎熊廷弼功著存遼，朕已洞鑒，朝議僉同，特茲起用，方今奴酋游食狂逞，忠臣義士，豈無枕戈擊楫之思，爾部便馬上差官齎勅前諭本官，仍着彼處地方官，登趣即日就道，如不顧君命，堅臥託辭，國有憲章，朕不敢貸，併升任尚書許弘綱、侍郎王在晉、祁伯裕奉命已久，都着催促前來任事，不得仍前延緩，故諭。

大學士韓爌揭帖奉

聖旨卿復閱

皇考慶陵忠勤周慎，仍於原處獲有吉土，天意人謀叶卜。

覆旨壤

丙月從言錄

卷之六

五十三月

限水程

添設

起用

西華後金 卷之六
慰朕孝思嘉悅不已營造規模已定着上緊興工該衙門

知道

欽限各官到京水程張鶴鳴四十日祁伯裕二十日熊廷

弼五十日王在晉已就道令其疾馳任事

添設職方司主事二員范鈞耿如杞

起倪斯蕙太常少卿徐時進南光祿少卿王宗泰尚寶少

卿王之宋刑部浙江司主事○贈王湛初太僕少卿

四月丁丑朔享

太廟

以李宗延為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

監軍王化貞致揭各衙門

揭稱賊剋遼陽自河以東望風歸附惟曠兵南衛不從
奴欲除心腹之患然後為進取計若此時有兵三萬住
河上奴必不來所慮者邊外河淺可奉裳而過然巴兔
抄花適當其冲我能哨以利虜與我合奴何敢越境而
至此時奴虜已有暇隙因昨奴取遼陽所分者少因相
爭殺如前日宰賽故事正可間也若奴悟而使虜屬厭
必無幸矣此時須兵三萬可以暫救目前無奈出關者
托故不進奉命者出關無期其意為遼且夕必亡遲行
可免于是不干城之將不及東山之曠夫爪牙之選不如
遼海之懦士朝廷儲將養兵亦安用之真可為痛哭流
涕也急出兵遼可不亡利害安危間不容髮而無奈被
髮冠纓之無人萬一奴內患盡除掩我不備何以應之

兩月延言錄

卷之六

四月

四語足完
遼事

真正金甌
無缺之天
下東僻推
我誰為厲
言不獨髮
更更為心

玩池
之惰

內朝從信錄 卷之六 五十四
至本職一身性來于七百之危邊當人情洵洵之時左
顧右盼手口拮据幾不知有晝夜此時亦不覺有病但
心內如火舌上出烟業已將身許國復何所惜但恐一
旦力盡而死則無復有以禦魘魅者可念也則就近速
添道臣知無俟職言之甲矣至廟堂之上宜急于應遼
緩于慮家銳于力行寬於持論庶為得之聞有紛紛送
家眷南還者搖動人心大為不便即職之家眷尚在關
外何關內之太早計耶職封疆之臣職在封疆何敢多
言但因廟堂多走書見詢者以冗中不及遍答故揭以
告之謹揭

雲南道張新詔上固根本以安人心疏曰臣於本月二十
五日在衙門辦事接得邸報云二十日西虜攻剋長安堡
遼陽大兵奔潰三岔河一路無人烽火斷絕遼城被困不
知存否臣讀之未終不覺髮豎可異哉中外泄泄日墮奴
之術中而不自覺敗壞封疆貽憂

君父以至是耶蓋遼自有事以來征兵征餉幾遍海內主
戰主守幾無剩議說者謂奴緩而我因之亦緩其實我緩
而奴未嘗緩也奴急而我因之亦急其實奴急而我未見
其急也不但逆奴非我族類為獍為悍亦且精于用兵善
謀善作以致陷我城堡兵不血刃勾連西虜捷同響應瀋
陽破而遼陽見危長安堡破而三岔河路梗東夷西虜已
結同心河東河西首尾莫顧即令遼陽之經道將吏或焚
渡河之舟或決背城之戰置之死地而生反亂為治反危
為安皆不可知而以大勢揆之山海以東岌岌乎殆恐非
我國家所有也

亦是大臣
分內事非
適求也

主憂臣辱正此其時閣部大臣尚可悠悠泛泛等之尋常
聚訟會議猶同築舍乎成敗利鈍立身爲任之是非毀譽
當付之不問率大小臣工日宿公所部院科道仍擇一靜
密公署屏絕廝役時爲商確謀有定畫一面質之相臣一
面入告

君父其章疏不必連篇累牘但求明白直截不但省煩文
便于觀覽且得

主上將此事明白於心其用一人拔一將當立限刻期仍
不可使之借名套辭以滋規避逗留觀望者必罪不宥京
都五方雜處奸宄易生且奴賊巧偵探細作無處無之宜

如何設法嚴緝京營十萬原以備有事之用且沿城結寨
客歲曾爲料理今事急矣宜如何安插練習城門出入關
係非細宜如何差官分守周圍城堞晝夜須嚴宜如何編
民防護其乘城器物難以卒辦宜如何未雨而綢繆薊鎮
大同

神京兩肩臂也其枕籍則咫尺相依其安危則呼吸與其
當行彼中撫按如何簡練精銳使沿邊一帶屹然岳峙潛
消外侮方無他虞且各預蓄一旅之師一成之卒爲都門
不時之征調以爲護衛之用其新差撫臣當亟爲

詔勅俾得速爲叱馭毋執令勅常期致有後時失事之慮

山海爲東鄙之要害。重地也。亦危地也。孰爲萬夫之辟易。而足以當關。孰爲夙練之貔貅。而可藉之無恐乎。此不可不究心也。天津居水陸之交冲。我旣可以鼓棹。彼亦可以揚帆。誰氏弁裨。可居上遊之雄。而舫帆無儼。何處健卒。可息鯨鯢之浪。而征募當亟乎。此不可不早計也。通州扼南北之咽喉。京軍之倉庾在焉。不但勢迫門庭。更儲百萬命脉。可無重兵以宿之乎。守通即以守京。又不可不爲長慮也。至保定暨山左山右。河南河北。星布碁置。原爲三輔近藩。而拱護神京。又屬臂指相聯。各撫按咸抱許國之忠。誰無同仇之念。該部當亟行文該鎮。各將標兵。及堪暫調營

兵。整頓二萬。即少亦當整頓一萬餘。以備不時赴京應援之用。蓋事尚須酌其緩急。惟有備乃可無患耳。此特爲護衛

帝京言也。倘遼陽未即決裂。機會尚有可圖。夫然後再議。堪調之兵。再用智勇之將。爲殘局之復整。爲捲土之重來。此在當事者另有長計。非愚之所可知也。至若遼左重兵。歷境聲息不通。外援不至。內呼無門。在遼陽者有垂首孤注之悲。在廣寧者有喙息空拳之歎。樞曹旣爲遼事添設。其官何不爲遼事宣布其力。倘爲被髮纓冠之救。應督發生力之兵。橫戈耀甲。揚旌關外。將山海以東。先聲可鼓。

或亦足以禡強寇驚風落影之魄壯孤軍有死無生之氣
此又目前最切之着也。微臣戀

主心長有志分王國之憂而辭

陛日近無計飲胡虜之血敢因一弋之獲以自効其款款
之忠如此。

文書房揭帖四月初三日

元輝殿選中貴人三位

中宮河南祥符縣監生張國紀女母陳氏 東宮大興縣

民王學長女母李氏 西宮南京鷹揚衛舍人段黃發次

女母蕭氏

禁發抄軍機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遠患日迫內地防禦所在需人招選兵將乃今
日急務該部宜遵諭豎旗掛榜即日舉行收到兵將三日
一類奏糧銀即于前帑發銀內酌給其操練營軍編派保
甲緝獲奸細修城挑濠守禦器械砲火藥已奉前旨各
有專司限十日內完備違限的部科參治封疆大事主持
專在朝廷當事大臣務要忠心體國不得瞻顧人言職掌
利害豈有不知何乃漫無主持依違悞事科道官條陳雖
有職掌然議論不一事難舉行且戶兵二部尚書兵馬錢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根責任重大、動輒輕議去留、致令掣肘無心、國事耽悞、即如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換過表應、太一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

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賊、若不嚴核痛稽、何以懲前儆後、該部即將熊廷弼更換緣由、及參論各官詳開來看、爾內外大小臣工、各宜洗濯肺腸、一心君父、共佐時艱、如大臣畏忌、薄視朝廷、小官不恭、淆亂國事、朕雖冲年嗣服、

祖宗列聖、具有刑章、朕豈敢以姑息從事、諸臣慎之、戒之、特諭、

湖廣道方震 陳緊急軍務除要地添設巡撫四員 臣

等專疏另請外、今將目前急務開具進呈

一、寧前道參議王化貞、甚得西虜之情形、速宜加僉都職銜、令其便宜行事、與薛國用一同守河西等處、宜責成吏部周嘉謨、

一、兵事急如星火、凡東事本章、求

皇上隨覽隨下、切勿仍沿舊例、

一、兵事旁午、本章甚多、閣臣宜取翰林官四員、分閱擇緊要者、貼浮票、以便觀覽、當即刻舉行、

一、要緊軍務、不必從部議覆、閣臣徑自稟發、責成該部、以省稽遲、切勿借口侵各部之職掌也、

一速遣風力科道官十數員給與勅印限定時刻分道募兵兵餉即用新餉地方官有怠緩者即刻題叅司道有不堪者即刻更換

一造火器

一大工宜暫停止做工夫役或修

慶陵或修濬城河宜責成工部尚書王佐

一永順鳳陽係根本重地加派遼餉未征者亟免以安民心已征未解者火速查明報部宜責成戶部右侍郎臧爾勸

一巡城練兵御史先募京城之兵一以收驍雄一以散奸

棍兵部宜請帑金分給

一遼陽不守海運難行當併力陸運宜督餉侍郎李長庚

或回理部事或 敕守天津

一各處近京諸道應加銜者加銜應更換者更換巡撫亦

然責成周嘉謨

一練兵少詹徐光啓向住天津即刻取回以製火器修敵臺責成吏部周嘉謨

一自通州至山海關一帶口子或某地應防某地應築某地可埋伏某地可結營宜勅少詹事徐光啓往相度之立限回奏

詳明兵垣
議中

一京師自山海關當十里設一報馬以速探哨宜責成順天府巡撫李瑾巡按李凌雲

一京軍夏糧合于通州支放一以留京食之積貯一以散通倉之儲胥即先臣于謹燒通州倉之意也宜責成戶部侍郎臧爾勸

一遼事緊急京官紛紛送家眷驛遍苦累人心洶洶宜頒行順天撫按不係緊急軍情驛遍不准應付當責成兵科蔡思克

一崇文門外大通石橋關係城河作何料理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

一城外向無車砲當即日做起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以上共十八款皆求其直捷可行有補于危亡者伏乞皇上面召閣臣商確逐款亟勅嚴切舉行若丹候部復彼此相推恐奴酋不能待矣

湖廣道賈繼春奉

旨回話奉

聖旨朕以冲年

皇考見背仰體

在天之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毫無異詞獨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

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繼春奉旨回話。初次只一揭朦朧。再次遮飾支吾。朕欲逮他來京。面質虛誣。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捏誣。供招定案。本當拿問處死。念輔臣奏請。繼春認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職為民。永不叙用。

命右僉都畢自嚴駐札天津。備兵防海。兼理糧餉。王國禎駐劄通州督護漕儲。招兵練士。

刑科董承業敬獻目前至計。奏曰。嗟乎。自有東事以來。十萬牛靈。伏尸暴骨。四海之物力。罄髓竭膏。無一日之休息者。以為遼也。而今其已矣。遼去而金伏海。蓋不必言矣。為

化此筆為三岔河足。以掀翻胡馬化此筆為山海足。以鎮定夷氛。化此筆為長戈。為短劍。足以取狡奴叛將之頭。千步。五步之內。

今之計。緊關要地。惟有三岔河口一帶。尚可堅守。而將卒器械安在。已出關未出關之兵馬。所當星火催促。以資備禦。又速發火藥器械。以為奴酋必來之防。一面布置三岔河。一面布置山海關。而京營保定之兵。不得不作速挑之。以出矣。若都城之備。戎尚容泄泄從事耶。除遼瀋之鎮失事。一一查明。必行賞罰。無再稽遲。外如分整京營。分守九門。及重城等事。多製火藥器械等事。并乞早發內帑。諸臣詳言之。不敢瑣瀆者。惟望其即日舉行。而臣愚見淺劣。有十議焉。

一議。嚴守薊密等處。日者桃林口之挾賞未休。而虎酋乘

蒙聞在薊門恐喝不散宜多設兵馬以資重臣彈壓

一議招天下總兵副總推守提應襲又各衛所空閒指揮千百戶舍人等官各帶家丁二十名以上至百名願赴兵部聽用者果有一長可採不論有薦無薦考其騎射枕長之等第及見任品級即推守提等官兵部戎政聽用如家丁堪用起程之日各給安家行糧至京一體給餉可也

一議見任京營副參坐游各有家丁副將以健丁二百名爲率參將以一百名爲率坐營各以五十名爲率新升京營者亦猶各限兩月內總督及巡視科道親自查驗如不堪用并不及數者輕則罰俸重則革任總督衰老或能辦此否毋悞朝廷大事也

一議錦衣衛原額營行步兵二千馬兵一千馬一千七百其本衛教場見在今已影射無存乞

勅令錦衣衛印官照舊查明令廉勇世廕官一二負統之即令教習操練此兵以備防衛仍屬兵部大堂不時查驗以免後日侵射偷玩之弊可也

一議調莊浪衛魯都督原額家丁三千名雖兵已裁革聞其族尚有十萬餘人合宜查復舊額三千并給其安家行糧聽調取赴京以備出關之用可也

一議再調南兵一萬招募新兵復補而即擇本地三將率

領再調南京江防等營水兵數千而擇本地二將率領各務刻期赴京分住通州昌平密雲以壯鼎峙之勢可也
一議調延寧甘固之軍一萬五千即擇本地副總參游統領發赴通昌密雲三處以為根本之倚重而隨于彼中招募補足其數此外若各衛班軍春秋兩班盡數撥赴京師每三千名各以本地一將統領出關以備封疆可也雖各有封疆抽調不無單弱而莫非王土事急寧容坐視則不立分彼此之見矣

一議太僕寺馬匹各處解到俱矮小不堪備用又靡費金錢每匹價至二十四兩合宜改折馬價解京擇委本寺官

一負往宣大山西招商易買解京當官查驗甚月仍給各州縣寄養以備緩急則省費多矣

蔡兵垣議積石塊亦足以佐火器之所不及

有旨移北安門外虜坪復舊

一議器械火藥往往制造無關於實用乞勅工部調取各邊精巧匠役一二百名赴京與見在匠役互相指示并力制造務求堪用仍刻期催督可無玩愒之弊

一議罷內市以清刻細

以上十款或可以支目前之急或可以為長便之圖摠之披瀝愚衷以為救時要務蓋亡羊補牢其計已晚苟悠悠坐待天下事去矣

續考選科道

添設薊州兵備起邢慎言任之。○嚴趣添注五府京營諸將到任。

遣主事周鼎催兵。山西宣大錦衣指揮張茂申往通州天津萬邦孚往宣大山西招募精兵。

兵科明時來上言。當事日玩一日。人心日懼一日。謹籌及時之劑。張聲勢以禡賊膽。修實際以固吾圉。俱急存禪于遼事者。惟

聖明採擇焉。

一議覓謀士。遣名將問道登萊。廣招健卒。督見札水兵。舟浮海直擣奴穴。

一議下密檄。遣使臣以利害動朝鮮。約策應舉事。

一議聽王化貞便宜。以結西虜。自今廣寧地方。孤注可虞。且坊牌突被回祿。明屬紆細。為政非西虜同心。廣寧未必

守也。中書舍人郭萬程投揭願往。義氣可賞。合宜聽彼就道。同化貞商酌行之。許令便宜。不從中制。

一議止調薊兵。薊門係京陵重地。見苦盡調援遼。兵勢單弱。今復議調。是以京陵戲也。雖奉

諭旨。當從撫臣奏請。寢之以固根本。

一議招義兵。京城環聚勳戚及宦賈富室。各有身家性命之重。坐此漏舟。勢不得不獻一點忠義心以報國家。各

事有緩急
隨調隨補
獨不可乎

蔡兵垣亦
生此議

宜及時督率家丁、或捐貲招募壯士、畫地操練、為首者以兵數多寡、授級勅賞、以獎忠勤。

上亦有忠勇任事之

一議撫臣督兵移鎮。先是庚戌之役、保撫曾膺防風之慘、今奈何蔑三尺耶、宣大總撫董漢儒報遣標兵三千入京、護衛、仍身督五萬兵移住宣府、卓哉此舉、此可愧觀望者、山東河南真定諸撫、宜令刻日移鎮、再延治以逗遛之罪、一議大臣司餉、餉司楊嗣昌理河東新餉、心血嘔盡、才識兩超、今遼陽既陷、餉當別議矣、且河西舊餉屬山東司理之、關內等鎮舊餉屬貴州司理之、各有典守、欲求歸一、非大臣總理不可、當速移侍郎李長庚入京綜核此事、分別新舊、以便責成。

一議下嚴旨守催望臣以安人心、熊廷弼等

勅諭愷切、讀之心動、再差馬上嚴催、令刻期赴

召、料理邊事實不可遲眉睫

一議急清水道、御河之水、出自西山、源源而來、夙稱金湯

近被勳宦諸人、截水灌園、以恣遊玩、而京城之水、遂淺竭

矣、今宜差官查疏、以備深池之用

一議恢使過之門

一議整理山海

一議分兵防守、諸路自山海以北、石門路所屬、黃土嶺一

人所未談

片石大毛山義院等口皆與遼東接壤而黃土崖一片石更平曠無大險阻向來外兵多取徑于此邇者石匣口進步行達子十餘名深至鎮夷河口射傷守臺軍士石匣距一片石僅六十里許耳萬一奴窺兵單乘虛而入山海不駢枝耶宜令添兵防守嚴責該鎮撫臣

一議調勁兵日者調四川土兵是也乃甘肅兵廣西狼兵俱驍悍可以吞奴當並議調用然非風力科道單騎遄選終成紙兵耳急宜遣官同稔知軍情將領星馳刻期調之一議招兵近者兵部開募兵俱從五城兵馬報名無錢者定不入冊且無破格之例人不樂就設處錢糧以備募資責成將官以收實効此為急着

以上諸款或擬之使不吾犯或脩之使不吾乘雖一得之見應症之藥也乞

賜參酌施行

勅薊昌等處援兵俱着照原數督發策應毋得互分彼此推諉誤事罪有所歸

初八日卯時奏告

天地

宗廟遣公侯張惟賢朱純臣李成名行禮

山東巡撫趙彥奏曰金伏海蓋原無重兵即有兵亦不能

奏告廿七
天婚也

守賊由蓋州而絕糧道在登州相望一水三日可到再或由旅順而繞登州止半日之程耳登萊危急不啻然眉已屢行登萊青三道將沿海防禦比常萬倍加嚴海運糧船即行停止已發運者仍差人追趕毋資寇糧去後今據遼陽已失四衛望風逃竄勢必來奪運船投奔登州即彼中道將俱出避禍則人民兵衆可知又安知無賊之奸細混入其中如瀋陽攻陷此由降夷內應其明驗也又有吳金祖之餘黨數千人尚未平靜利于有事倘從中爲難其人

不歸遠不歸登只以海船遊剽于海遼之間而人心即震動矣

臣

嚴行該道督副將沈有容駕船前往皇城島耀兵

設防以壯聲勢並示彼無可乘之隙以絕其闖入之思期保無虞外今准部文調沈有容統水兵三千赴天津則登萊二千里海口與酋共之誰爲防守今廟堂之上止知遼左不守薊門天津逼近奴酋有剝膚之患不知登萊盈盈一水我可以運糧酋即可以窺犯既無重關之險又無大兵之防其關係國家安危不在山海下也沈有容應否赴調天津再乞裁酌除一應招兵選將制禦事宜容臣查議另行馳報修山海城

議者謂速借大工銀十萬兩委官修理此議甚確亦甚急但修之非可聊且補葺已也蓋城薄則易攻一砲打

如謙成之
真正金湯
不拔之基

中宮文

之而遂裂城無郭亦難支撤去一重而遂陷城無池亦
難守敵入長驅而莫禁故今之修務於城之內郭外之里
城之半城之外增築一郭以為內城之護而郭外之里
詐又自北山至南山間鑿一深池即引海之水注之置
聯橋於其上緩則設之急則撤之而橋之質即於此山
取大木為鹿角柵懸置於兩岬建舖窩於其內以防撤
橋禦敵之守蓋柵以外胡馬不能入柵以內火砲可潛
其也或謂此時而有此舉恐功緩而費奢不知自山去
海遙度不過六七里監督得人只十數萬金饒為之非
奢也規制有法只羣數十萬工一日可成亦非緩也是
在當事極力責成之耳

升鴻臚寺少卿張國紀中軍都督同知妻陳氏封夫人

工部主事金元嘉行人張其平雲南主考刑部主事項

夢原行人張樾芳貴州主考

叛臣黃衣伏誅

刺廣寧人原任通判奉經臣委收根于遼遼陷不死乃
剃頭投降甘心臣虜逆勢引見奴酋酋以大紅蟒衣之
與驟一頭同三僕送出招搖過市觀者如堵蓋明以其
身為招又陽用而陰圖之也但衣曾列冠裳受國厚
恩還自賊所甘為戎首既為誦德以誇其往又為彰威
以迫其從熒惑羣聽欲舉河西之地拱手而授之賊撫
臣捕得之與其僕黃春李四余仲義并梟于通衢人心
大快地方稍戢隨上疏自劾擅殺之罪奏中有言若少
緩一日恐人心愈惑內變叵測雖欲殺之
有不及殺已耳可為深識之論廷議避之

逮原任監軍道臣高出御史劉廷宣專疏劾之奉

聖旨遼城失陷監軍官不能效死且倡為弃城啗虜之說

公然投遞印揭搖惑人心蔑視國法若使人皆效尤封疆

何賴高出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紐解來京究問其餘道

將姑着戴罪立功自贖該部仍分別具奏

劉劬疏云
奔廣寧即
奔山海奔
山海即奔
奔錫恐當
事不察一
惑此言聽
經撫之疾
呼而漫然
不應即應
之亦不甚
急不再催
而天下事
公矣良是

此劬言水
入
朝第一啓
事為國為
民之隱知
無不言而
聖明褒其忠
行其諫都
俞之風藹
然在堂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按出揭畧云遼瀋相繼陷沒以皆有內應也遼人巨族
通李永芳者百餘家約期舉事而經臣又不聽職等固
守之策必欲僥倖倖決一戰戰本敗而又詐傳為官兵大
勝以懈我守侵晨合圍至申刻賊始攻城而西城樓遠
焚遂內潰不支矣臣僅與一僕攜關防骨圍而出夫豈
敢愛其死而職寧死法不死賊亦欲有以為國家計利
害也全遼獨河東不忍捨耳而既淪喪矣河西又不能
存不如奔之而以全力守山海關乃河西又不宜奔諸
賊手似當明諭西虜啗之以此地為餌使西虜相構而
解而後我山海得守固也職在海州而城已空軍三岔
河聞賊已據不得已至蓋州覓浮海之航而海蓋道與
張楊二同知先艤舟待發矣瓦解之勢若此尚忍言哉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疏曰頃臣趨

朝行至山東有言邊事急者臣心憂之行至前途聞遼已

陷閭里遂有尼臣于道者臣笑而不應臣以身殉國政兼

程而至則舉國皇皇臣語雖至腐敢不避愚陋敢以膚見

上請臣謂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致也往者不

以推賢進賢為事以錮賢逐賢為第一義邇相祖述言臣

不以公心為事而以分門割戶共為衣鉢奈何朝不多事

而究大臣已死恩賁泉壤諸人存者談笑林臯落得臣等

與諸臣共憂共危何濟于事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

而已庶民之家厥子孤立其家督杜門憂勤臣心撐持門

戶不數年家日殷盛外侮寧息

皇上初登寶極何必憂者朝臣一和天地之和應之此必

然之理無不可知者何論事論人者各有偏見偏因迷迷

生執執而為我不復知有人不復知有人禍且移于國此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四四

老成人國
之典型位
哉

不和之流弊也。古人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爭如虎者為國也，不失和氣幾于無我矣。今論一人當惟公惟平，無遠搖筆端論一事，須懲前慮後，無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議論未嘗不平風波未嘗不息。國家享寧謐清淨之福，願諸臣深維焉。臣意急在用人，各處添設巡撫，諸臣言之矣。然臣所知者如徐宗濬不動聲色，功在邊塞，李邦華赤心壯猷，宜當破格。諸臣業舉之矣，熊明遇、劉憲寵、陳大綬、周起元皆一時偉望，今已推升。臣所知則有南京戶部尚書汪應蛟、邃學沉機、通政吳可達、端簡純誠、大理寺丞余懋衡、丹衷石畫、副都御史

劉日梧、剛方正直、應天府尹徐必達、壯達弘猷、太僕寺卿周士登、學明正宗、光祿寺卿蔡獻臣、冲襟實學、副史馬孟禎、澄清為志、布政蕭近高、恬約自如、宜在左右以借前籌。此外如磊磊落落、愜慨力能任事之岳元聲、曉暢軍務之申用懋、老年壯猷、半生未竟之李綰、可備急使。臣所知者他未知，有諸臣舉所知在，用人急矣，不大破常格，謏謏拘拘，欲豪傑我用不可得也。

世宗朝以魏學曾由光祿少卿遷推遠撫，少年甲第為開府者比比也，破格要矣。然又當存愛惜推轂之意焉。或奔而至千里，負俗而立功名，取其來不必追其違，跣地之士

在御之而已。若既用之。而復蒙疵。何人無短。何玉無瑕。况此時得一濟時士。如荒年之穀。天下用之。惜之而已。而最當豫籌者。當先定勤王之着。順承保河。真順廣大八府。青登萊濟東。兗六府。宣府大同河南等府。其去

神京宜計道里遠近。剖符與之。約聞警如期。而至統兵山東。則以董可威。竇承武。督促至內八府。則以李思孝。督促至山西。則以季植。督促至以郡縣方面功大者。遷升京堂。方面升巡撫。巡撫有功者。許以通侯之爵。不斬爵者。人主所與共天下。以激世勵世之具也。賞既隆重。何人不願舍身謀國哉。又有超距而踵至者。練兵在內。諸勤王各在外。環而攻之。令彼隻輪不返。

皇上高拱聽凱歌。何疑。臣昨過青州。見知縣魏道悅。知縣柴應賓。知縣胡良執。所練兵。可當國家一隊。入三輔地。遇諸父老子弟。語以我家。

祖宗仁漸義磨。二百餘年禮樂文物之區。豈可淪于戎夷。一旦都門有倣。宜各舍身來衛。

國所以衛身。衛身所以衛天下。眾皆唯唯。臣復觀山東自四十三年飢荒至今。數年如牛運馬運。海運又起。遼餉又疲。驛遞馬戶。不勝其楚。至有鬻子女。應差者。有泥垣走者。人人泣楚。向隅。若不大加賑恤。以安輯其黨。與大增馬價。

效語可當
百道檄

懋勤監門
淚落長沙

即本處撫按郡縣萬分苦心亦難回元氣于大病之後此難言矣山東畿輔

陛下肘腋肘腋完固則身體康彊臣愚為兩省遼餉宜全蠲免不然或減一半於

國家無損毫釐兩省受如天之福至于馬戶倍加優恤增價以酌兩省歡若更生其不鼓舞堯天舜日者必無是事也臣目擊心傷敢一及之惟

陛下留神省擇臣愚幸甚臣老且盡豈復省世間事念為國為民情不容已也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續陳末議曰臣自癸巳歸里灰心蒙形坐以待盡一旦辱

光宗皇帝起臣大理寺卿十二月又蒙陛下升今職不次之恩如天如地不告之遇似夢似想臣即千死萬歎何能答

天恩萬分之一臣先是聞陛下以起廢遼餉二事下廷臣議臣恨未羽翰白日奉佐

廷議然臣入朝有見與言不盡上負陛下下羞艸茅敬以舊習見聞者條呈上覽臣又負浮名

全無沉修起家之日即默默矢天此行有名想有家念不培植人才護

立念自別

台入朝
續陳二疏
觀之古今
治道不出
此矣

幾人能免
此

立念自別

國元氣為

國陳小民疾苦者如日臣今此疏甚淺伏望

陛下勅下該部酌議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腸雖熱臣心

甚虛不敢以垂老強人以難行事也臣具諸議于左

拔茅

一曰拔茅昔聖人繫泰之初爻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子

繫之曰茅為物薄用可重也慎斯術以往其無所失矣古

人惓惓保泰之殷如此冢臣簡拔臺省搜羅諸公卿揚摧

亦既盡矣而猶有未盡者冢臣如不得已誠慎之也察其

故日月且未一夫月且能觀人不能盡人先聖為善者好

不善者惡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鄉不皆善人仁者彼之

其所賤惡而辟米可盡信也得無以年邁不堪使乎人才

少有少用老有老用長有長用短有短用聚眾短以成長

正大臣事我為紅爐是鐵可鑄我如太虛凡鳥可飛臣真

見天下有可惜之才無可棄之才願各盡融先入無以掄

才地作選佛場凡不甘老死庸下者誰不如我而令老死

庸下非仁者乎得無以少年性氣尚未磨礱左足入朝必

致多事不知多事為少年亦非佳話三十年飽歷風霜尤

嘒嘒然此必純任血氣者則然今血老氣枯矣山空木落

天根見矣我用之仍作故態則另有公論在泰之二爻即

曰包荒無所不包也馮河者言勇于斷也臣拭目以俟

少年請三

附幽

亦明以耿
次一腔付
之論定矣
可奈何

一曰闡幽人在蓋載中亭亭表表照以日月澤以霜露秉
靈睿墮地來必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之氣生前順遂者
死無遺恨其有志在謀國遭世忌嫉不遂而死者有力擔
疆場見有未申不得志而死者雖有遇不遇總之皆盡臣
也。而其一生磊砢之氣手掃攬搶之畧尤可想見倘在今
日濟濟彈冠今乃為泉下人九招誰賦長夜漫漫臣一念
之神骨悽楚記臣在田間臥小榻夢原任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石星者共寓一招提上下嶮道始而訴其衷曲繼而
我冠博帶臣請而問曰公何冠帶曰上宥我矣諸臣英爽
諒為同然

陛下麗日當天萬彙畢照諸臣不得彰顯他日雖有大利
大害誰復為國家廷諍巨艱大患誰復為借籌故我
列祖朝時用此道時而雷霆時而雨露用能順天休命
陛下亦當允諸臣請下部臣部臣請下郡國夫郡國嗜善
慕義者眾亦有以無當沉閣者諸臣子固多貧乏不振雖
有孝子慈孫之念恐難勝文移查剝之慮謀諸野何如謀
諸朝陳人枯骨何須推敲一轉念間朽骨回春矣易之道
在彰往察來微顯闡幽往者彰來者察微者顯幽者闡無
有遠近幽深臣願有請
一曰遼餉頻年奴酋為難新餉雖苦未有如再加之苦處

遠餉

處剝皮人人吮髓有司焦勞于上里巷嗷嗷于下糧十石以上者差可糴止一石數斗旱乾水溢外尚不能供正稅且有虛糧虛丁租戶相傳無人承頂他里他甲代賠者可念也奈之何民不死徙各兵各役工食摩推各旦夕不得休息人日不過三分將使父母兄弟妻孥其填溝壑乎泣而訴踵相屬者可憐也諸臣以國之苦為苦未暇為小民計小民以身家之計為計何知為國計兩不相謀宜兩受楚然民為邦本鴻雁嗷嗷可懼也議者謂當復稅蓋為商賈多擁雄貨取百之一抽毛于取窮民是求鐵于針氈豈不津津足聽顧二十年海內翹跂者止罷稅一事今

神宗

光宗及我

陛下慨然下明詔深山窮谷歡然更生一旦復行

先帝與陛下明詔謂何難言一開求出權稅之門難言二

江濤拍天賈客風檣多葬魚腹難言三願諸臣熟計之也

臣以為西江若此而山東各州縣若與西江同山東四十

三年如水如旱如蝗竭力愛養始得回生山東如此環海

外可知願計部早為區處或九邊巡撫各處巡鹽助一年

公費或各區土司各倡義助環海宇如生之日也

一曰理財管王安石在宋汲汲以理財為第一義眾皆訟

助公費倡
義助是救
民急著

之不知此迂儒見也。軍國大事自九夷款塞財在外民無復流轉。今為奴酋事司農頭鬚為白無門可控獨是加賦一事不可長恃年年遼事不寧年年加賦奴酋未入中國中國先受困矣此自困之道也。戰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為富強。今

高識絕議

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為仁義各疏有屯田鹽法水利在事也。屯田參議吳撫謙言之詳可派也。今議屯田者其說有二有開屯田者在鎮臣能開墾者升之有清屯田者夫屯田何易清也。臣親見上司委一官躬勸屯田官臨田而勸奸軍以民為屯官唯唯不知所辨。臣竊笑之。臣切謂國

屯田

有屯田原自古已然中間雖有荒蕪然可開墾其真田衛官與軍未有不知惟以本衛之官清本衛之田則田無不清。良法其有能清出如百畝者或于原官量升一級或屯田不清者本衛本所不得襲替若是可得屯田真數十之九本地方官無以故事應之乃真正體

鹽法

國者此。臣愚真見也。鹽法今動稱虧額何以故。摠由巡鹽不得其人故耳。臣所見聞如喬應甲尤遇竒孫之益其選也。

國家欲鹽法之永無弊在于專任之中行超遷之典如課不充不得交代課充而別無異議行超遷之法即諸臣人

人奮勵即老臺臣亦可差不得以此作中差謀不充未之有也至如尤遇奇巡三秦巡淮揚濯濯皜皜清時孤鳳以勞抵家而終不一行贈卹典勞臣飲恨何極况在事俸已滿司計者何如計焉水田如徐負明路水客談出今西北水田有享其利者當明不宜行之太驟致芻囂四起今宐行有司以漸而行人孰不懼開粒食之隙令污萊不闢也舍此三項言理財即桑孔無以籌矣

永利

振武

一曰振武今日奴酋作難說者謂奴酋強臣非謂奴酋強中國弱也又曰滿一萬不可敵此更不足信也倘不敵我太祖何以驅馳中原奴酋何以安置窮塞

成祖何以入塞兩月不見一虜而還此古今可考從北征錄可查也臣為非不可敵中國之失算也何為失算兵法百里趨利蹶上將深入奴巢皆自坐敗局奈何不敗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彼着着勝算此着着敗道取困固宜臣又以知酋之無能為也來也炒米而來破開原挑米而歸無能為者天道神明帝德好生殺我中國人民無數量諸人冥冥鬱鬱其必助我天朝殲此虜死疑無能為者兵法忌盈忌滿酋盈矣滿矣無可加矣倘能以官兵守內勤王全賴在此天道兵法兵攘外不足憑必令隻輪不返

陛下高拱于上聽凱歌聲臣等効死守于下萬無足憂也

說者又曰無將臣為非無將也將不在武官而在文臣臣登

朝五十年間聞士大夫推邊才者先時如少保羅通不可得已近如毛伯溫楊博談綸王崇古又近如顧養謙葉夢熊萬世德梅國貞三四人火器弓矢能自操作今士大夫袖手談文墨語及兵事茫然張口即有談者又眾咻之其人多跣跣不羈又過求之武何由振也臣愚謂兵科兵部諸臣時各從曠野習弓馬各科道各部英果之士亦各結社角藝文而武武而武

登差莊歎

陛下擇日大閱各科道部屬須報名百人射者賞中多者

優擢大破常格朝中如是各邊如是奴酋聞之心膽落以我素所耐習之文臣彈壓其上武將自然挺出鼓宮宮應鼓商商應是在今日一振拔間數百年社稷全盛今日猶不自振拔徒取文墨議論奈之何不弱且靡也易曰耒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今坎坎矣險且枕矣不自振拔其入于坎窞何疑

驛通

一曰驛通驛通之苦自管為然于今稱甚前者礦稅役興如折乾不足言矣士紳得夫得馬亦是

國恩又復折乾此何說也徒知為家庭飽奴僕不復為朝廷體赤子臣家住江頭飽悉此苦臣邑夫不過百名日

停軔征蓋不知其幾諸夫多有逃者縣官設法復招之來
每年額設工食半在士紳家奴華衣上去不賢者不足責
問有游心濶大不加檢點者不知何說也臣目睹驛傳道
如范涑姜士昌過客知儆小民蒙休今不一大懲創許駟
傳道查有折乾用夫馬至五十名者每年密報部院令人
知其廉菟或加降責不然終至廢弛此不可以尋常視也
不能如范涑上疏力參者吏部查其人參處庶幾可挽諸
臣亦不記三十年前以布政宿酒店乎臣愚謂今宜大刻
奉

聖旨嚴禁折乾夫過五十名以上馬過十五匹以上許令
納銀本地方自顧夫馬年年報積過驛遞銀若干彙解京
師作兵費此非細故也

商

又曰保泰有四其一在簡天生

陛下清明在躬端軌示則穆清于上臣子亦當洗心滌慮
奉公肅清于下共成一段清明盛事庶幾流光史乘臣在
田間觀煩文日盛真意日衰心甚厭之自都門歸者未有
不道垂橐而返不但垂橐且負責其原皆起于要緊諸司
一倡百和汗漫難言彼不過欲信奉一世歡顏而已面則
心非退則口鄙歸而剝小民脂膏以償我愛紛奢人亦念
其家諸臣入都守獨無念家乎無是非無禮義也者不過

儉

稱情而止。今之二十年視前二十年亦大相懸殊。總由交
道接禮之說誣之也。萬章嚴小不如孟子濶大濶大流禍
更深嚴小庶幾寡過。臣願以簡清之說與同朝共相交勉。
都門者四方之表則也都門肅清則由此而各省無不肅
清。今天下民財盡矣。臣等不一為提唱。上負
明君。下負所學。以堯舜而心盜跖。臣死不為也。其二在儉。
夫臣子不清正豈樂與同濁。都門米珠薪桂窮措大當之
良難。揔由煩文縟儀宴會往來所費不貲。只得安心逐隊。
苟且隨緣曰吾不與世關。既不與世關昂昂丈夫之身與
塵緣共相沒矣。諸臣中惟初入館刑部大理寺評博中行
自甘冷局人亦以冷局目之。此臣南北所親嘗者。若志中
不自作主宰亦向煩華中走。是自小也。臣親見先臣孟秋
楊植束馬糞為薪。此亦人臣也。朋友以折柬相遺亦古道
也。今彼此往來金輝玉映所不敢加之。今
上者臣子遍相往來非僭則瀆。新進小生亦竭蹶遍借以
陪奉世界。不可全古道于再見矣。酒以合歡日日宴客果
先憂後樂乎。抑泛交乎。今日當憂矣。非金卮破愁顏時一
宴數日之俸不得不苟取以供衆人之歡言。及至此想諸
臣亦彼此厭之矣。願諸臣減茲煩費共安淡泊。淡泊則心
清。心清可軒然一世。無所求于世矣。儉而後能簡不儉未

不惟厭之
必有忌之
者非此老
不肯說亦

不敢說
和

有能簡者也。其三在和。吾夫子一生太和元氣和曰達道。邦家必達。信自和始。人身一毫乖戾之氣。與造化相流通。惡可不慎。前數年諸臣和乎不和乎。護門戶如護金湯。入門之內者加之膝。在門之外者墜之淵。如年例如考察。皆自意念一偏。流于過不自知矣。普天之下。均王之臣。萍水相遭。聯裾而列。何沉何升。何親何疎。先正云。大者為卿。為相次。亦不失為方面。一言不合。必欲錮之終身。曠鳴鸞張光房。濮中玉等。註選已定。必欲斥其异已。令廉臣貞臣短氣。不知同己者。不過借徑以進。而心隱隱知其無當。先伏為安身計。時移事改。抱琴過別船矣。今之所是。安知不為

判入隱深

後日之非。後日之非。安知不為今日之是。諸臣未之思也。退居林下。惟死而已。斧斤加于林下。此何為也。倘當時有以和字進諸臣。諸臣未必不為轉念。柰悠悠世路。聽其自風自波。或飄或搖。至今惜之。易之同人曰。出明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門。曰无咎。惟同人于野。始曰亨。始得利涉大川。利涉大川者。遭時之難也。今何等時。惟有和心以回天意。以迓天休而已矣。其四在厚。易之坤曰。厚德載物。天之體清地之體厚。所以承天也。舍載物。厚亦無自見。物孰有大于人臣。人臣羣倫之宗也。有生者。有往生者。生品如十年太僕五卿。一真自如之葉茂才。力障狂瀾。進賢斥奸之

厚

趙南星恬約遂學三十餘年獨行之高攀龍有白華濯濯
天真自如之安希范有簞瓢陋巷樂道安貧之劉宗周有
屢進危言磊磊落落之岳元聲有主事數月即錮之丁元
薦賀煥此皆國之名賢也。啓事遲遲。物望謂何。有往生之
品。則有澄清三楚。一死報國之馮有京。則有進賢爲任不
溷不淄之王教孟化鯨。此諸臣者。顧憲成鄒觀光輩中人。
談之髮豎。念之涕零。幽微不闕。

國典無光。則有英風壯氣。昌言去國之羅大就。則有四箴
效忠之雒于仁。則有力排封事。心行雙清。光祿寺少卿之
涂杰。王學曾。朱維。京陳尚象。王如堅。則有暮夜指正之侍

御何選。給諫顏文選。楊文煥。則又有倡道東南。擢事沒寧
故侍御之錢一本。故參政之姜士昌。故省郎之于孔兼。故
主事之諸壽賢。薛敷教。生爲名儒。千古不朽。不加恤錄。重
泉永閔。若復再加磨勘。日月遷延。雌黃襍出。諸臣不負
國。國負諸臣。尚論者有餘思焉。俯仰管人。俱享得士之
報。惟在厚恤。臣下存其生。恤其死。如地之無所不載。此盛
事也。惟

陛下力行之。臣又維前所語者。郎署小臣也。有隻身當關
儲餉。備虜不得逞之魏學曾。其功不在葉夢熊梅國禎下。
不得世廕。公論謂何。則有愚干任事之石星。彼其念欲求

和不過爲國計一跌而身死圖國妻孥戍嶺表足贖矣生平以身殉國爲復寧夏功在學曾夢熊上也加之罪旣足以寒樞臣之膽念其素亦足以慰幽貞之鬼則有以緬事遣戍之李材夙負雄韜業廓清于嶺表乃人一言錮之重獄戍之出關其戍也

先帝已憐其枉而勇于在道臣工無不壯之不一體恤斯道無光則又有以播事孤忠被寃之艾穆江東之地之厚也無所不載諸臣有一長者記其功不記其過如地之無不持載是在培國體者留意耳右以上諸款臣方弛擔入國門感時觸目篝燈而書臣未閱全報或諸臣已言不知

其爲重複或諸臣所未言不知其獨創一腔血誠救國者不修容勢使之然亦臣區區犬馬之忱其人與事未必皆當衆心然時迫國危一壺千金緣臣年老志衰惟取人之長忘人之短樂人之善畧人之過倘涓滴有補臣寸心始慰臣無任激切之至

上曰續陳諸款具見有川實學該部一併議行罪援遠逗遛鎮將王威達奇勛臣贈恤先朝講臣焦鉉

命科道尹同臯等分營簡練

十五日

行納吉禮。

起李茂檜儀制郎

兵部奏獲奸細奉

聖旨這捉獲真正奸細供吐既明着便公同法司處決梟示有功負役依擬給賞紀錄餘黨上緊嚴拿仍移文附近地方懸賞緝捕務在盡獲據供從一片石進入防守官軍如何慢不盤詰并各緊要關隘該部通行申飭如有疎虞一體治罪

本月十四日未時南城兵馬司吏日錢從恕長獲剝頭劣子一名那子成面生可疑似是奸細隨解到南城御史方震濤會同巡視廣渠門御史侯恂審得那子成真定府人于去年九月十七日隨李游擊出關本年二月

九日在遼陽東門擺管二十一日遼陽被劫子成遂剝頭有叛將李永芳二十七日令子成等一不認人每給路費七錢進關打聽三岔河幾處深淺京師幾層關隘調到官兵共有若干數目此一不認人俱係山西寧夏真定三處人氏二十八日起身從遼陽東門出至三岔河偷渡過來山海關不放遂往一片石偷進一路盤詰只以殘兵抵塞本月十四日進京同駁三人一名陳三策一名張克成二人俱未剝頭捉獲子成時二人驚走等情看得奴賊之勝算專以內應為主遼瀋伏車可為長歎今奴必欲長驅勢必廣布奸細雖奴計甚詭其所差奸細必使人見之而不驚望之而不疑如子成者未必真奴賊倚仗之人而為其布散之人無疑也若不速為正法京師何地可使奸宄之縱橫乎

防西虜

時伯酋糾合各酋聲言挾賞暗圖搶犯故嚴備之

添設司屬官負刑部主事萬燦訓工部營繕司王登庸改

屯田主事。○改遼東同知李增山海管糧。以主事耿如杞協理職方。鹿善繼葉震生管題復本章起用謀勇將領。

本兵題薦杜光宇
顧尚文張成憲等

山東道江洲論上言。臣觀今日大勢。急着莫如收拾人心。以圖恢復。嘗記宋人有言。土地歸本朝。金帛將安往。又傳語曰。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未嘗不歎其根本要害也。自逆奴入犯。遼瀋失陷。河以東。抹血心。灰河以西。聞鼙鼓栗。且將有金湯不足恃。粟帛不足多。兵革不足強。望而待斃之象。今百萬之金錢。

不知此無
形之城守
奴之所不
能攻虜之
不計動向
及忽之而
不談

皇上不吝政務以授之。三軍之旂幟立可新也。征調召募羣策畢舉。帶甲控弦立可無單弱也。然臣以為此但得其具。未得其勢。得其勢者。得其心者也。使廝養以至將軍。有一不如指之從臂。而臂之從心。不得也。則非如古人所謂將必知兵。君必知將。擊兵如常山蛇。不可也。遼瀋未失時。聞川浙兵衣不掩身。而日支五分。僅得三分。五釐到手。人人生怨。經臺主將一切付之罔聞。近日督臣之書。謂除降夷一事。其餘着着不差也。何故無奈遼人之離心耳。傳聞遼城內應約期舉事。皆遼之巨族。倡之至百餘家。前車既覆。後車可鑒。則邊之人心宜亟收也。京師五方雜處。在昔時為

都會首善之地在此時爲干羽而舞之階

祖宗爲巡捕設營不知今日即營兵爲畫餅非惟無緩急之倚而且倒峽之虞

祖宗爲巡視設城不知今日即城役爲毀閑非惟無畫一之守而且滋挑激之擾把棍拏訛頭等有名然有名者人得執之無名而掉臂無人之境又不識也保甲坊牌等有編然可編者官得問之彼乘墉伏莽正托之無可問而觀望一朝之釁官不覺也此輩善馭之則爲吾用不善馭之則爲激變當事者何不以召釁爲安撫也况宸居禁近隱憂易伏

哉

推

陵寢重地大本難拔干連觸忌誰測其深而任其責則畿甸之人心空亟亟也年來遼餉之議日增月益不厭漏卮計臣仰屋窮年太息然初意欲成袁應泰撫順之復不得不倒囊徇之其苦心應耳今海內之力殫而人心且搖搖莫適以農則東稜西旱此儻不講而加之三釐未幾六釐又議九釐待掃奴氛轉望轉熾則聊生之心幾何以商則包採輸權織造倍蓰虎冠當津望關墮淚去年弛禁今復重典則子母之術難售近日部臣楊嗣昌爲畿輔乞蠲加派誠萬不能已乎蒿目者也

皇上慨然經理宜以內帑任之與其厚藏以資盜糧何如

山澤

善散以寬民力。此屬雖微。王者以為之。天窮愁轉令莫展。難必不反其常。如蛇山之衆。至千至萬。非有為之。毆惡得如此。則山澤之人心。亟收也。數日以來。驚心震迭。諸臣聚族而議。曰練兵。曰募兵。曰選將。曰清餉。以至京城之區。畫召募之機。空關內之網。繆通津之防。諫臣前疏。請宿重兵于廣寧。今命將出山海關。不容緩一步。命將守三岔河。不容退一步。事勢急若焚眉。而運籌尤不事事。其行者或以當機而發于遲緩。則雖言行而終無解于不行之因。仍其未行者。或以鑿枘而疑于叵測。則惟不行而且戒于創行之藤葛。為悠悠。為泄泄。虜將渡河。手忙脚亂。廟堂既

同朝

無截鍊斬丁之法令。中樞又乏追風逐電之神情。徒使壯念空銷。熱心漸冷。何以令羣臣相救如左右手。則同朝之人心。空亟收也。蓋人心固結。畫地而守。即為堅城。何至見虜如猛虎。我不過乘遼人之離心。內潰而快快用其狡計耳。是以土崩瓦解之喻。千古堪為凜凜。今日只在收拾人心。為吃緊實着。臣嘗觀史。晉之壞。不在太康之離亂。而在太始之清談。有宋之壞。不在靖康之蒙塵。而在熙寧之新法。大率國家之議論多。而責成之調停多。而振刷之體面多。而直截之自古迄。今未有法紀不整頓。人心不收拾。而能操勝制虜矣。伏乞

須有大識
大斷方饒
為之

賈商量處

皇上與二三大臣以雷厲風行之勇。視乎中外羣臣百姓。各邊將士之心。務求其所以收拾之者。古之人主一言而將士流涕。一舉而收復同心。豈非今日之針砭乎。願皇上乾斷而力行焉。

兵部上言國法未伸奉

張援兵

聖旨邊事艱危。卿職司本兵。正宜殫力盡心調度。徒爾請死何為。各督撫等官奉命調遣。已及一月。尚無一兵出關。顯是蔑旨抗違。不顧國家利害。本都當逮治。姑着住俸戴罪。督催兵將。勒限赴援。仍報起程日期。有違悞的。定以軍法從事。李瑾近報援兵一萬二千名。爾部查果否。督發如

王化貞撫
遼東

查稽延仍從重議。郭增輝托故逗遛。律干軍紀。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該衙門知道。

遼東巡撫新升經畧薛國用以病辭免。參議王化貞代之。詔加解額兩京五名。大省三名。中省二名。下省一名。以

龍飛首科也。○奴酋窺河

臺臣鄧秉修奏言。路阻塞有可憂之漸。八日導輕厭之機。

廢耳目之任。起壅蔽之害。開擅攬之階。來挑鬪之釁。成雷

同之風。啓執持之迷。闢卸過之路。

兵部請死戰諸臣恩典奉

聖旨是遼瀋陷沒。撫按道將各官捐軀赴難。忠義節烈。良

贈恤恩典

可愍嘉據奏議確宜沛恩卹張銓贈大理寺卿賜謚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賜祭立祠塋葬尤世功陳策贈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謚立祠加祭塋葬崔儒秀何廷魁俱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賜祭立祠童仲揆贈都督同知襲升三級立祠張名世吳之傑周敦吉復原職贈三級戚金鄧起龍秦邦屏俱贈都督僉事襲升三級從祠附祭陳堯甫段展俱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從祭內秦邦屏夷上官秦氏特加二品服色給與應得

誥命子馬祥麟授指揮以示褒錄一門存歿忠義之意卹

亡主客官兵除行原籍優恤家屬仍從壇祭以慰忠魂其餘歿事大小各官續查的確一體恤錄

遼東叅謀布衣張思任奏言日擊艱危疏曰原任遼東經畧袁應太過採人言題以布衣叅謀軍前乃于二月

初十日戒侶星馳十七日抵山海關是夜有瀋陽被寇之報臣亦知賊勢急于星火勢重難支尤冀兼程而得前經臣一見共商防守之策雖接踵而歿亦無所恨乃獨與臣友趙佑輕裝並馬以二十一日馳至小凌河是夕二鼓得報知遼陽陷矣經臣歿矣臣仰天痛哭誓不欲生又切念臣為經臣而出經臣歿莫適為主矣歿何益不如留

一身以圖報稱臣雖于敗兵中徒跣蓬垢兩足重繭一生萬死至今魂魄未收氣息僅續第啣命而出單身而歸累革有心殘軀無用敢不披肝瀝膽痛切為

皇上陳之臣身在逃兵中遇潘問潘遇遼問遼其敗狀頗悉有為瀋陽之魁李永芳兵未入城而賀世賢先開門殺出徑奔西山所遇兵民無不欲殺者有為瀋城外備火器以拒奴兵賀世賢以保城為名盡拘砲手入城不許輕放者有為瀋城既破川兵扎營甚堅李永芳得我火砲手親什其縛人賞千金即用以攻川兵而川兵無不立碎者有為奴兵結陣前一層用木板約至五六寸用機轉動如戰

車之制以避鎗砲次一層用弓箭手次一層用小車載泥土以填溝塹后一層仍用鐵騎人馬皆重鎧待我火砲既發突而出勢若風雨又有一種達子赤身戴盔用為左右翼殊敢戰人莫能當者有為奸賊慣用奇兵前驅佯北以誘我師已而伏兵四起無不奔潰奉集堡之役火砲所傷不過前驅百十遼民奴兵佯退以驕我而我遂張皇報惡套捷積習的真可笑大為其所笑者有為遼城既破李賀二叛將並轡入城李賊坐都司衙門賀賊坐經畧衙門李賊將隨身檢林家丁血戰有功者盡誘殺之以防後患而獻城之生員無不駢首就戮者有為李永芳傳語遼人去者不留住者不殺

西人。去者不追。住者必戮。以故遼人開門納虜。甘爲逆党者。亦有爲奴賊。先年打造船隻。養南人爲向導。今將振刷船隻。南犯登萊。西犯天津。扼我餉道。水陸並進者。以上數款。衆口一喙。訊問相同。非道路訛傳之比也。以臣之所見言之。遼左。殘兵有墮指者。有斷臂者。有頭負重鎗者。有背帶傷痕者。傷殘之狀。觸目傷心。腥血之臭。撲鼻載路。日則放騎求食。夜則並馬結營。招之不從。止之不聽。至今皆堵塞關門。又復闖入廣寧一帶。以及諸堡。朝猶成市。午已爲墟。有父失其子。有夫失其妻。三三兩兩。哭而雉經者。有捨捨攘攘。乘勢劫奪者。摠之草木皆兵。雞犬無跡。即欲繪流民之圖。寫亂離之狀。恐不能模寫其十一。可痛也。西虜乘機挾賞章。兔欲堆盔甲于教場。狡酋欲停妻。極于官舍。每通事一到。我之將皆甘言過禮。奉之惟恐不至。人言向款。賞之事。有名無實。賞布一疋。僅三五尺。賞銀一兩。止二三錢。以故西虜無不懷恨。又見東夷得利。窺我虛實。一則人起貪心。一則目無中國。蓋西虜之情形。若此。可恨也。所見營兵營馬。每數十百里。設守衛一員。兵不滿千。馬纔強半。一旦聞警。有人無馬者。十之五六。蓋一馬之料。日食九分。而今半且不及。又差煩累重。每兵求一飽。不可得。何暇飼馬。驛馬歷數站。而不爲更換。經三日。而不與芻料。半體無

毫無不大瘡者皆有養馬之虛名而不得一馬實用可惜也運糧之車輛牛驢官買者盡為烏有民間一息僅存敗穀饋贖沿途狼籍火器兵仗悉棄道傍不惟費財亦以備寇可惜亦可恨也臣見河西將領與議戰守事宜皆云此間將士厄弱如鬼甲仗不完聞奴風聲皆已胆落一有緩急不歿即走且二百里之間逃竄成羣流亡滿目至有不堪之徒明言願效遼人獻城保全妻子者可痛亦可懼也臣持原行符驗得入關門關外殘兵哭聲震天怨氣載道而摠兵皆以出關為死地如牽牛入屠肆步步追歿不惟無閉心且無生氣將安用之入關以來光景消索旗幟不見一新烽堠幾于斷絕空地消條人民逃散臣投宿逆旅主人一家百口頃早臣行而人主亦挈家行矣臣冒歿扶痛入都以為輦轂之下不知如何戒嚴如何振刷而當事之議論日煩畿輔之單弱如故臣始而吞聲既而痛哭不為奴勢如此國勢如此而中國之泄泄沓沓仍復如此也

仍宜吞聲
不可使人
聞之也

已而思之

聖天子深居九重三四大臣養尊禁近塘報既不足憑人言又不易達安所得闡外之情形而洞燭之乎臣是以不辭煩聒不避斧鉞據其所聞一一上告不敢欺隱一言不敢粉飾一字用見奴酋之賞罰如此嚴明而我如此之縱

全是圖併
倖于不可
知之數毫
無實濟幸
而一隅蠢
動尚更有
不測將何
以脩之未
兩綱繆豈
虛語哉

弛奴賊之兵勢如此強盛而我如此之衰微奴無一刻不
思謀我間我而我以格套自蔽奴無一日不思持我薄我
而我以延緩自愚河東十四衛之生靈可惜盡爲膏血遼
左數百里江山可惜盡棄腥羶薄海內外金甌玉燭之職
方可惜感此一隅

祠宗二百餘年櫛風沐雨之天下可惜忽焉搖動倘怨臣
狂愚鑒其誠悃

天子傲惕于上羣臣奮勵于下如救頭燃如援嫂溺神氣
大振撻伐用張保河西即以保山海保畿輔即以保神京
保神京即以保天下凡一切征兵繕餉斟酌于遠近緩急

之間臣雖萬死猶賢于生况幸延殘喘得以耕田鑿井爲
太平之民乎臣蠢愚朴陋浪得虛名兵不傳黃石之符劔
不習白猿之術况間關餘生數殘痛體宿病舉發已成廢
人即與扶病還山苟存視息但念主恩不可背負時艱不
可隱默敢以一腔熱血願洒于
陛下之前伏乞

皇上宏芻蕘之聽廣葑菲之采獨果斷乾剛自爲
社稷計不惟臣歿不朽即舊經臣亦當含咲入地臣亦得
藉手以報知已矣疏入

上曰張思任既悉遼左情形該部作速擬用

命三法司熱審○防素茵

二十七日

大婚發冊奉迎。正使公張惟賢副使大學士劉一燝韓爌
勅各邊督撫移鎮照議住信地揚兵往來并定期限聞警
疾至。

廣西道游士任奏曰。奴事急矣。旦晚必渡河矣。廣寧兵將
城池無一可恃。旦晚又不可知矣。所檄各鎮兵馬若干。絕
無一至而庸樞崔景榮口傳九紙催文。便謂足以辦賊。向
來只說鎮靜二字。竟斷送了兩箇堅城。悞殺了百萬性命。
應斬一。今又不差官速催。聞臣言尚不急差官。又只寫幾

新本兵速
巡撫罪玩
將足奪泄
奇之神魂
至極要害
收精銳出
奇似足壯
中外之胆

句催文。兵來定不速。必又斷送了廣寧。應斬二。廣寧一去。
山海薊門皆奴破竹。又必斷送了薊門一帶。應斬三。若待
到此而後議斬。亦何補于。

君父。晉嘉靖庚戌虜寇大犯城下。逮兵部尚書丁汝夔侍
郎楊守謙通州都御史王忬等。下詔獄。命王邦瑞摠兵部
事。而軍士以奮。卒以收功。今明日不即逮了崔景榮。必不
來。一面即以果畧英風之孫承宗。即改補兵部尚書。而協
部不可一日無請。以白瑜改于協部。此公論。允協。且暮定
有公疏。而余宗濬王象乾已題有提督陵京之正銜。併嚴
賜俞允。以便催來不嚴。諭着部司官單騎急催各鎮勒

限同來則兵來亦不速不即逮李瑾責以疏稱免調解散
人心擬斬則此後兵更難調西將陳愚直逗遛榆關不前
見疏叅始到便應削職帶罪立功保定摠兵郭增輝近高
臥涿鹿亦應照陳愚直處分不則兵將縱來亦不即出關
兵部司官覺有氣岸征調不得法亦司官之責也又不能
厘奸致來投用壯士解體而去景榮刀已加頭尚屬司官
令代擬一疏預先請歿以杜人言以求爲免逮代之計應
併薄罰以責后效若山海關外議鑿河亦是急着河邊應
置木城以便闌阻放火噐一片石薊門等處有必由之要
道急須造木城設木杆挖陷坑以備緩急再職前疏中若
慕草澤英雄訪知極透中多將才如已奉

旨來任練兵游擊孟淑孔雄才偉畧有衛霍英風
欽依叅謀張思任有胆有才精火藥戰艘俱堪大將如三
科武舉原任膠州鎮撫趙佑才識爽捷家丁驍勇急用可
得精兵數百人若原任山東副摠兵吳有孚意氣激昂人
心歸附急用可得精兵數千人若平播已薦授守備未任
鄒聘魯父子勇力技藝十倍過人兼有家丁數百名原任
游擊趙鳳岐乃援遼摠兵趙夢舜之子也願出報父讐政
堪鼓舞得此數人便可得精銳萬人若職所採訪札記或
可使朝鮮或可諭山東礦兵或精太乙壬遁或精騎射擊

刺尚不下數十人而所結約勇士不下萬人不得孟淑孔等不次聘用必不得飛將何以固圉何以滅奴又若開膠萊河練水兵造戰艘以便運道以防登萊以備奇着職竟可率前諸將士力任其役倘後不效即嚴加譴責職所甘心

命司寇黃克纘暫署戎政協理東事

册封王氏為良妃段氏為純妃命禮臣具儀進呈

三十日文武命婦奉

詔朝

皇后於武英殿各上箋慶賀禮成賞賚有差

磔大逆劉保于市

梁信御疏
口當吉典
告成之日
有神人默
護之休可
謂頭頌

中城巡視貴州道梁之棟等于本月二十五日捉獲大逆劉保二十七口捉獲劉保之子劉于翰劉于簡隔別研審據于翰供稱伊父劉保素與李永芳通好每月傳遍邸報用白封簡不寫字跡送至遼陽報銀每月一百兩或係家人往取或永芳家丁高科送來假充官差或私買馬牌劉保乃寫提塘官名稟稟驗放出關去年三月八月中高科來京兩次今年四月內賀世賢家丁李成恭亦來京謀探等語又據于簡供稱本年四月初四日親為伊父劉保寫答賀世賢書內開韓宗功到已知事體停妥但三岔河兵馬不知多少此時乘勢前來諒必無敗之理如過三岔廣寧更易山海愈便如或取勝京都何難目今兵馬調赴不前畏怯大兵迅速可前來也茲韓宗功回遼忙中草此密報如有示下另聞隨給帑筆當堂供寫復審劉保與伊子供吐相同看得劉保係遼陽衛人舊充兵部長班再跟遼中道撫有年慣于作奸滑法通賄賣官遼陽將領藉為窟穴身為提塘易通線索至犯滔天之罪明恣不軌之謀四載以來世無寧宇國有危形皆其貽禍之烈也據歷供情狀叛在

輦蔽患迫目前聞者無不肝裂而膽摧通國咸欲噬腸而飲血在劉保當按謀反大逆之律凌遲處決不待時劉于翰當照父子兄弟之律皆斬劉于簡並其家人劉相劉福等另議正法而現獲未獲諸犯如彭應高韓叱喇馬你林永吳從二孫賓等俱俟捕到折審分別輕重並其妻妾應得之罪另疏上請倘屬無辜宜弘解網奏入得旨俱依擬行

五月戊寅朔

奉天承運

皇帝詔

皇帝詔曰朕惟君統天下以爲家后輔一人而正內故大婚彝倫之本風化所基聖人謹焉朕以冲齡嗣膺寶曆惟是宗祧重計夙夜祇念茲者遵承

皇考詔命特諭所司簡求令淑作配朕躬是用祇告

天地宗廟於天啓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冊立張氏以正中闈而奉

九廟帥六壺以式萬友茂開祚胤之祥丕衍邦家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諭免經筵

時以天災故暫停日講照常行以後凡春講二月十二日起五月初二日免秋講八月十二日起十月初二日免是為定規

兵部遵

旨傳宣照得逆酋狂逞連陷瀋遼

聖天子赫然震怒決計除兇調遣精兵四十萬厚集河西何敵不推乃至天討之方張復得天心之默相捉獲

楊逆惟

通夷提堂官劉保伊子劉于翰等潛伏肘腋之地暗結猥

之奴假郵筒而輸我情形利虜財而為彼窟穴詭言誑惑包藏禍心蓋載難容神人共憤是用凌遲處死傳首三

碑黨與妻孥以次誅戮再照軍機秘密原未抄傳紙上空

言何關

廟筭今劉保悞以邸報為奇貨而李永芳又悞以朝報為

秘謀小醜無知自干國憲爾官軍民人等尚宜同心敵

愾并力緝奸無蓄反側之情同罹赤族之律有能懷忠抱

義設計用奇斬李永芳等首來獻者賞十萬金封侯伯酋

首來獻者賞二十萬金封國公如李永芳斬奴酋來獻者

亦待以不死仍加官職其西虜諸部能斬李永芳與奴酋

而來獻者加賞加封仍盡與會之地信賞必罰明服我武

之維揚化佞歸忠立見元戎之授首特此榜諭眾知

補河西急缺陞長蘆運使韓初命山西叅政專理廣寧糧餉運同馬紹芳山東僉事廣寧監軍道○改王則古廣寧推官

上諭戶部軍需動請內帑危言抗辭不思自己職掌國家經制即如遼左新舊兵餉先後分數從未清查日前諸需酌量補湊都不計算祇靠帑金豈成政體朕念遼瀋變起倉卒防援諸費事多創加一時措辦不及已經二次給發茲再發帑金二百萬兩給發該部公同確訂陸續支銷務當實用其額派餉銀並積欠至數百萬作速督催巡撫司府各官除住俸停陞例陞併急公完解的仍移咨吏部分別旌罰斥陟務在必行該科仍不時指名查叅奏處

第三次發
帑金二百
萬兩

贈馬德澧太常寺少卿

贈李德陽南戶部尚書

各省典試福建簡討劉鍾英禮科江慶伯四川禮部員外
楊弘論大理寺正梁建延廣東工部員外華顏中書吳之
仁廣西兵部郎中孫毅刑部主事顧大章

命御史劉蘭掌河南道印管大察

命議各鎮調兵限期

兵部酌量地方遠近四川漢土官兵三萬名又李乾督
兵三千六百名限六月終旬湖廣麻鎮五寨司等土官
兵二萬名限六月中旬浙江調兵一萬名限七月初旬
各選委廉勇將領及該土司目把等官勉期到京分發

刑科毛士龍曰使本處那奏是令其推測也

使人臣多先見之舉國家受后事之訛豈非當事諸臣罪耶

應援外今查四川永寧遵義等兵素號精強兼可朝檄夕發但漢土既殊非用一大將統押恐人情不免參差彼中總兵黃守恩近陞南京僉書尚在候代合改援遼總兵官責令統領其湖廣麻鎮五寨等兵彼中撫臣選委謀勇素諳夷情信服將官一員浙江調募各精兵彼中撫臣選委廉幹知兵將官各一員監督催發庶事權重而赴義自速各處依期應援不得遷延時刻其安家行餉餉賞等項各該撫按查照加派新餉征收支給如有不敷即將額解錢糧內那用仍徵新餉扣抵要使士氣踴躍電擊風行如或逗撓稽遲以致臨敵慢事撫按及監督司道各一體參治

少詹事徐光啓上封事

竊臣叨官翰墨東事之初謬允責任何為多口招尤自弃于日月之側乎實知此事必未能了必須盡用臣言然後可濟也念此時不言俟再敗而後言之不惟無及于事亦非人臣之義也故汲汲建議雖不用由今思之幸無不早言之悔矣臣昔年諸疏大都言戰勝守固必藉強兵欲濟強兵必須置甲利器實選實練最錯曰器

械不利以卒于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于敵也今之兵將皆明知以我與敵誰肯向前既不能戰便合嬰城自守整頓火砲待其來而殲之尤為中策奈何今將兵民砲位置之城外一聞寇至望風瓦解列營火砲皆為敵有返用攻城何堅不破俾無守兵人知必破合城內潰自然之勢是諱嬰城自守之名而甘喪師失地之辱臣不能為在事諸臣解也從前再敗病根易見及今不思變着雖征調招募更如前日奴之勝勢已十倍于昔矣况未必能如前日於今欲求堪戰之兵必悉用臣言日夜營練遲之數月然後可將而寇在門庭又不能待臣之愚見以為廣寧以東一帶大城只宜堅壁清野急備大小火器待其來攻憑城擊打一城堅守必不敢驀越長驅數城堅守自然引退關以西只合料簡火銃製造火藥陸續運發再用厚餉招前募精兵能守城放砲者今至廣寧前屯山海諸城職之為守萬勿如前二次列兵營火砲于城之壕外糊塗浪戰即是目前勝筭矣待兵力果集器甲既精度能為勝然後與戰可也至如都城固守尤為至急凡兵家之法近攻者先剪其救應遠攻者必置其根本根本一固敵必不敢深入重地自遭覆敗京師固本之策莫如速造火砲蓋火攻之法無他以

造火砲

建敵臺

兩軍從信金 卷之六

大勝小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有捍衛勝無捍衛而已。連以喪失中外大小火鏡悉為奴有我之長技與賊共之而多寡之數且不若彼遠矣今欲以火鏡勝之莫如光祿少卿李之藻所陳與臣昨所取西洋火砲欲以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原疏建敵臺以護鏡以鏡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莫過于此若能多造火砲如前法建臺數里之內賊不敢近何況仰攻乎一夫之強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智所與亦與前鎮諸臣畧不同蓋其法即西洋諸國所謂鏡城也此功一成真國家萬世金湯之險不止一時禦寇之利而奴賊聞之決不敢肆行深入都人見之必肯安心固守南行之人皆將返首來歸海內奸雄亦且潛消異志若不營此事更復悠悠忽忽坐待敵來倉皇為計必且出于至下之策而大事去矣臣建此議今已三年近日聞中朝諸臣如刑部侍郎鄒元標等數臣力主臣說其餘面相咨問皆以臣言為然今日之事若盡用臣言造臺造砲悉皆合法而他日有一馬一賊橫行城濠之外者臣請以身試其咎矣都城既安就用此法行于邊境憑城而守兵不必增而餉日減將此減省之餉并以厚戰士以精器甲自然人人賈勇何至如今畏敵如虎視營伍

如陷井乎伏乞

皇上決意行之宗社生靈無不幸甚至經費未曾量度就令多費乃是萬年大計而他日所省養兵之費又且不貲豈若遼左千三百萬金錢委諸逝波而又以土地人民殉之者乎此外強兵決勝之計畧具前上諸疏中容臣即日再行摘取緊要事宜恭請 欽命施行

御史畢佐周請大發帑金疏曰頃賊窺三岔河備船九十餘隻尅期擬渡報至邦域諸臣相顧失色廿三日慶賀禮

畢合詞仰請 臣謂

陛下聞報當有赫然震怒不待疏進立召閣部大臣詢以無兵無將之故資以召兵調將之費不崇朝而沛發帑銀數百萬期滅此而後朝食乃奉

旨借發帑金百萬且切責該部乘危要挾之

兩月從信錄

卷之六

五月五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百如出一轍

陛下豈以邊事爲當緩乎夫三岔廣寧等處必當屯重兵也。不待智者而知兵不得之現在勢不得不出于調。今調兵一萬費銀二十萬矣。兵不得盡之調勢又不得不出于募募兵一萬費銀三十萬矣。

陛下試度諸鎮防守之兵非數十萬能分布否。

陛下又試度諸鎮調兵募兵之費非數百萬能濟用否。今撫臣道臣不奉

旨募練乎而銀不湊手尚滯邦門之郊故百萬之借發在

陛下若存乎見多。臣計以各鎮借兵之費尚存乎見少數

百萬慨發於賊未渡河之日則今日及時之需爲有用若濡滯至賊圍城而後發則無及矣。大抵天子以四海爲家苟廟社無驚四海之財皆其財倘社稷多虞即瓊林大盈祇爲盜資耳。經臣袁應泰留

欽賞銀六十萬不發留餉銀兩月不發豈不謂儲此可爲後需速遼破而竟爲奴有乎。即小喻大

皇上又可瞿然思矣。臣願

皇上委勤幹內臣二員通查內帑數目約計發過若干尚存若干一併發寧外庫諭令戶兵工遇急奏發不惟下無再三之瀆

雖不能
亦發一快

上無煩聒之擾。則中外將士無不人人感激而思奮者矣。冊封王良妃、段淑妃、妃父王學純、段彝、食錦衣千戶俸。御史蘇述論遼撫薛國用病憊不堪經畧，銓臣推用非宜。或虛以待熊廷弼、張鶴鳴，或念斗大孤城難駐兩重臣，即于巡撫王化貞加勅一道而賜之尚方，則事權歸一，既無掣肘之虞，又無傾軋之嫌。

亦是一見

陝西道李達請

嚴禁內操

為微

欽天監擇八月廿七日

先帝梓宮發引，命諸臣早竣陵工。

祠劉綎諸臣于死所，歲時致祭。

賜原任日講官袁宗道、府尹王三才、巡撫郭子章祭葬。

議優叙原任按臣張銓、父現任藩司張五典。

督臣文球咨送投降夷人二百八十名，轉發西鎮安插，御

史江秉謙糾之，大約以叛賊李永芳進逆書之詭，已暗含

今日用降夷之計，其來者未必真金白遺部，即果爾然，亦

必受奴酋約束，指使而來，此不待智者知之也。方今剃頭

剪髮之殘兵，遍滿四郊，鼠伏狐穴之奸細，潛跡都下，正苦

糾察無方，搜捕難盡之日，感額攢眉而復明雜以降夷數

百將從何盤詰，從何緝捕哉！且降夷二百八十名，入關便

事實可駭
非過慮也

逃四十此四十夷人今在何處作何勾當分則強劫合則
哨聚無窮之害目前已立受之蓋不必奴酋犯塞之日攘
臂內應之時矣夫奴勢猖獗文球闢外事權在握果能簡
選精銳朝夕團練修築險隘嚴催援兵否着着實事未聞
其如何運用如何拮据收納降夷復蹈袁應泰之轍此何
心哉識不足以灼機力不足以制變已槩見于此矣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將降夷速行處置或殲之境上或驅之塞
外必不可留之腹心姑息安插庶內患消而疆圉永固矣
左僉都御史王德完謹陳三策一決大疑一定大獄一慎大
柄何謂大疑司禮太監盧受之當黜也何謂定大獄蓋

刑獄天下之大命也。唐時大理奏天下斷獄二十四人。囚
圍幾空。今以三朝之恩赦而刑部重囚至八百餘。厲氣
冲騰。蒸為旱魃。屆茲熟審。

皇上異命堪憐。謂宜破格好生。上應天心。下甦民命。又楊
鎬李如楨一獄。關係非輕。臣前同法官會鞫。如蹈湯火之

雞。般棘之牛。鼎俎之鹿。悚惕有懷。宜酌羣臣大夫通國之
公論。倘以為可生。即應遣戍立功。收桑榆之用。如以為罔

赦。又宜正刑。飭法。勿致鮮孽之機。此皆重情。惟當果斷。何
謂慎大柄。蓋用舍乃人君之大柄也。而握兵司餉。猶大聞

大司馬。王象乾今日應至國門。可付以帷幄折冲。而熊廷

臺中言景
大獄之旨
者云今既
如此說准
從寬議可
情德完美
意反為所
借若非鄉

元標直攻
李如禎七
當死則竟
從寬議必
不能有照
舊仍俟徐
議之旨矣

諷切輔臣
所以崇奉
有准從寬
諷開端有
自來矣

定論

弼張鶴鳴膽氣梟雄韜鈴精熟旦夕可至以鎮山海總薊
遠屹然長城至大司農李汝華夙著才名乃今氣息奄奄
宜令歸骨以沐老尚書王紀汪應蛟風采赫奕幹理精勤
可膺戶倉之任三策非遠九域可平厲精在
皇上而調鼎在輔臣於此三事暮而思旦而行所謂不動
聲色而厝天下于太山者是為旋乾轉坤臣將謂輔臣喜
倘于三事拂于耳逆于行所謂不急痛痒而視京國之立
墟者是為折足覆餗臣將為輔臣悲喜喜悲悲惟輔臣念
之至于臺臣梁之棟擒獲真奸劉保大是有功通臣吳殿
邦盜臣夷狄一疏亦是千古不可磨滅之論惟

皇上拔擢而大用之即宗社無疆之福也

御史周宗建奏曰日者科臣魏大中疏論僉都御史王德
完謂其近疏定大獄一欵有議寬如楨楊鎬之意臣讀之
不勝駭愕夫如楨楊鎬禍國之罪舉國所恨請誅請極三
尺童子無不知之近因大奸既獲羣心相繼共求速斷以
清內患累見章疏此正德完所謂羣臣大夫通國之論也
因見

朝廷久不賜決故德完疏語兩致詰問意專在于飭法凡
有目者誰不共曉後見

明旨有從寬之說臣等方相私訝謂與德完疏指不合殊

非其求決之意。不虞大中于前後語意盡行削去。止摘其發端兩言爲德完罪案。臣于大中實所不解。且大中視德完爲何如人也。方當

神廟宮闈不測之時。舉朝惴惴莫敢一言。德完獨甘萬死擁護。孝端嘿扶。

先帝至廷榜百餘死。而復蘇。迄今談者尚有餘痛。幸得遭逢。

皇上復見登庸。至于鄒元標兩人。後先並起。一時臣子聞風慕義。誰不指此兩臣爲魯殿靈光。明堂彝鼎。惟恐一口不安于。

朝。且恐其直心見忌于俗。風波末世。安息難期。而孰料橫識醜詆。大中者出而謀欲排去一人也。

皇上選授大中。拔之省席。草一二疏。曾無規正。而傾誣辣手。先加于。

先朝羽翼之精忠。九死回天之耆碩。乃其巧借兩重囚爲題目。似可箝人言。而不知王德完疏語正可共質。且大中不思票擬之寬。而直攻果斷之請。今觀其疏中。獨以狼心毒口罵盡德完。若有深恨于中。而不能自禁者。誠不知大中是何肺腸。臣子良心未死。決非大中一人所能抹殺。但使一時。

召用諸臣忽見大中無故而謀逐一言官國本之孤忠諸臣之竊位德完亦且慘黜無色迴腸自憐忘先帝之深痛傷烈士之丹心臣不能爲大中解矣吏部都察院接出

誠諭諸臣

聖諭朕自覽文書各部尚書侍郎等官杜門請告在衙門辦事止左都御史及新任本兵尚書二人豈成政體適覽遼東巡撫王化貞奏賊夷謀犯河西情形最急一切防禦無備各官如何尚未到彼着即查照原擬奏請一一督發補任奴酋一隅小醜任我一二叛人逐日聚謀乘隙思逞乃我堂堂天朝濟濟卿士大臣畏憂譏讒動思引避小臣

挾私逞臆巧肆排擠忍令朕躬焦勞坐視封疆淪弃

國家優禮臣工

兩朝覃布恩渥即其祿位已至于此撫時省躬能無悚慄輔臣劉一燝已着宣諭即出尚書周嘉謨黃克纘李汝華王佐侍郎臧爾勸鄒元標僉都王德完并各衙門大小官員即出供職不得論是辨非奴氛稍平危疆方復再聽高尙以便身量再任紛爭以快恩怨此時暫罷私鬪專意急公位居大臣或因指摘止就事辨明不得輒託疾言去小臣即隨時糾正亦只靜聽處分不得連章求勝務殫力協心輸忠盡職共濟時艱如仍前抗違

國典俱存定以無禮大不敬論決不輕宥該部院一體傳諭申飭施行故諭

冊封宗藩吉肅代益德魯蜀周崇等府

巡撫王化貞為賊謀愈迫我備全虛懇乞

聖明亟勅該部多方措處以應遼急共保殘疆事本月初五日據回紮張天復等聽聞說李永芳傳調船隻要在五月內黃泥霍犯搶廣寧初七日據所差旗牌官云奉差前往南四衛探聽事情回報李永芳帶賊三千名暗襲東山將礦兵殺死許多又叛將楊于渭等將南四衛領兵照冊勾補又差人選壯丁多給馬匹又用車運盛甲則賊之

急急謀犯其情可知我之兵力未集招募義勇及潰卒皆赤身徒手難倚為用出關之兵既及數千不得不分河上而黃泥霍之可憂更有倍于河上者臣欲厚給紗花為我

藩垣而撫賞銀帛一毫未至承委各官皆以空手不敢相許僅加賞數千以示稽縻已耳今紗花以種田地而黃泥霍一帶虛無人馬突如其來誰為禦之臣承乏以來手口拮据心血為枯屢疏請兵請官請盛甲請發帑因提塘官劉保以謀逆伏法邸報不通至今未知各疏有無封進有無下落未知

廟堂之上作何處分望眼欲穿拊心欲嘔而竟無如緩不

兩章行在錄 卷之六
及事何也。盛甲雖有運到者，皆不堪用，勢須改造。然土匠沒于遼陽，客匠還于關內，則無其人。煤鐵陷于東山，筋骨聚于內地，則無其料。買馬招兵，所費不貲。近無銀糧，皆從停閣。虜使在關，坐領厚賞。方肯起兵，海陸二運，河上修築，簡練綜核，需人為急。今止有廳官二人，其已前推補各官，不知安在。臣四顧旁皇，計無所出，不敢為張皇之詞，以駭中外之聽。今事急矣，稍遲則無及矣。臣謹會同總督文球督催援兵張經世具題上請，伏乞

皇上亟諭該部將戊字庫選鋒盛甲三萬、弓三萬、張箭五十萬枝、煉就建鉄三十萬斤、大小鉄將軍三萬位、三眼鎗

一萬杆，照依萬曆四十七年故事，特

勅科道二員督發，僱覓騾頭裝至遼地，并發帑銀百萬，運付山海，以備臣買馬招兵撫虜之用。再推一宿望重臣出關經畧，并將推補道府諸臣嚴催赴任，或一面擇有才智有膽氣者破格陞擢，以應一時之急。其原調各鎮家丁，立限嚴催，以資防禦。并將天津水兵速赴三岔河口，登州水兵速赴旅順海口，即壯聲援以牽制之。俟大兵漸集，另行撤回。此外凡以應遼之急者，廷臣無俟。臣叩請之煩，各鎮亦無俟。廷臣催督之厲，期于疾病相關，呼吸相應。庶危遼可及，恃于旦夕。而撻伐可伸，威于異日矣。疏入。

其持大
獄之論

命諸司如議給應仍逐款立限嚴督毋致稽悞
命御史游士任延訪奏內諸人招募徐淮精銳
御史蘇述請普示包荒疏曰臣惟國家設言官以廣達聰
明設大臣以平章軍國言官操是非之柄而行止則聽之
大臣大臣握黜陟之權而參駁仍聽之言官兩者蓋並重
焉言官而附大臣則溺職寧為過實過激之言而必不可
徇大臣之意以為言大臣而附言官亦溺職寧為獨任獨
斷之行而必不可辨言官之口以為行如一事也言官言
之大臣覆之覆之如其事之局量而止不必執為言者之
罪也一人也言官言之大臣覆之覆之如其人之品格而

止不必執為言者之咎也乃今日則有可異者即近如熊
廷弼遼東回籍聽勘今遼陽之失陷致頌

聖思及經畧更換綠由而欲罪言者臣竊度之此無論延
弼告病在先被言在後其去也果言者出之乎抑經部議
會覆奉

旨而去之乎時臣欲上疏明之以遼事正殷衆方急望廷
弼之來姑稍緩焉以待大臣之剖分今廷弼行且至矣而
大臣寂如也則不得不言矣謂此一事廷弼有廷弼之本
色言官自有言官之職掌豈獨大臣就中之主張哉頃讀
廷弼所述

勅諭內有科道風聞糾論大臣又不剖分聽令回籍等語是此事顛末已在

聖明洞照中矣蓋言官所陳者風聞之言也凡有而即言始成其為言官大臣所司者剖分之事也應剖而不剖亦何貴于大臣倘使大臣有定見定力當言官糾論之時謂保全遼事非廷弼不可決當久任登壇可信違恤一軍之驚為將推羊無問盈筐之謗不早斷葛藤省今日之再召也哉乃今日會議明日具奏今日議勘明日議覆因而擬票因而奉

旨廷弼始望榆關而遷矣此其言官之故乎大臣之故乎

歌絕

如曰遼陽隔遠其諸功罪非徃勘焉不可則言者亦皆隔遠之人未勘時之言也勘者不得不勘則言者亦何得不言總之未勘以前之廷弼不惟言者疑即我皇上亦疑也不疑而何以勘也既勘以後之廷弼不惟皇上信即言者亦信也不信而何以更不言也言者為國勘者亦為國疑者為國信者亦為國交伸于國即全全異異亦何為而不可何也發于小臣則為羣言而剖于廟堂則為國是覆于大臣則為廷議而行于皇上則為主權成則言者何功敗亦言者何罪廷弼奉旨而去遵召而來陶鎔總是

君恩終始成其臣節。豈不堂堂正正。乃必驅逐出自小臣。若。

朝廷倒持其柄。以授者抑何大臣之不廣也。且言官何權之有。諸不具論。即今庸樞悞國宰輔嫉言。徒煩請劍之章。空補折檻之牘。論者自論。留者自留。言官其如不去何。而謂廷弼之去。乃言官也與哉。或者憤遼陽之破。而恨袁應泰。恨應泰而思廷弼。因追論廷弼者。迴流窮源。逝而罪之乎。夫憤遼陽。則當問守遼者。恨應泰。則當問薦應泰者。即廷弼亦當問會議廷弼者。舍當境而問言官。彼言官當日亦何嘗口代廷弼者。必應泰可也。遂因遼破以罪之乎。如

百論

必執後人後事之善否。為言者罪。言官凡出一言。盡一事。必總總焉。筭前慮後。避禍趨福。而後出于口。亦誰復敢為國家籌事。揆策發難。指佞乎。而天下事去矣。故今日之事。而必問也。則當自大臣始。而苟行株連之法。則言不一人。人不一言。撻伐未張于奴酋。黨錮先起于輦下。若廷弼此來。非為劫強胡。而但為除異己。則廷弼不安。諸大臣前既順言官以去廷弼。今又用廷弼以逐言官。即大臣又何。以自安也。夫廷弼豪傑人也。今且挺身而東矣。既已急難于公家。必不私酬恩怨。即今力赴殘遼。料理戰守。但得奴酋授首。自然麟閣名高。萬世瞻仰。在此一舉。豈屑屑與

言者爲難而又何必代爲報復也哉伏乞

皇上擴天地之有容鑒言官之無他收回

嚴諭令各部大臣將前參論諸臣俱置勿論以安任事者之心以作言事者之氣其于任用重臣優容諫官豈不合之雙美抑臣更有說焉從來無理衆口之英雄亦無不坎珂之世界品經衆論而定功以勘証而真如必無非無刺無災而無難也亦何成人品國亦何賴若人而用之即廷弼此後作用保障與遼應有偉樹當重其權以擔當亦何妨虛其心以聽人評論事固操于獨運議不病于互參自今而後若以言爲戒是視廷弼爲小丈夫不以天下奇

男子待之矣豈所以重廷弼而亦豈

皇上任用之意乎臣草疏甫畢忽見周嘉謨一疏備述臣

揭中語因之封印求去臣之揭原因嘉謨權加經畧于薛

國用之語是真以封疆爲兒戲故反覆發明其不當用權

耳

皇上試問嘉謨經畧是否權加之官權加經畧應否于病

廢不堪功罪未明之人既權加矣又應否不兩句之間即

聽令其請告而回籍是何國體成何舉動但得嘉謨此處

肯一心服自後臣廷推必然慎重國事庶幾有濟臣言不

無少補矣何乃舍却正佐題目寂無一語而獨以權衡等

語為解嘲也。至借此封印求去，實是欲激

皇上之怒，而箝言官之口，辣手又復見矣。大臣休休之度

如是耶。臣本當特具一疏糾駁，念中外多事，非臣子角口

之時，且亦非臣以揭不以疏之本心也。統惟

聖明裁察焉。

吏部遵 諭將原論熊廷弼科道等官開寫馮三元張修

德魏應嘉姚宗文

上曰：這查議熊廷弼更換緣因，及開寫御史馮三元等原

本，倡議遼事，直攻廷弼解任回籍，後來料理踈玩，遼瀋相

繼陷沒，斷送無萬生靈，慘毒異常，深為可恨，可憫朕心，日

夜不寧，故差查議處。你每部院大臣，當時既不從公主持

今又含糊回奏，且求寬解，看來朝廷疆土人民，海內安危

利害，不若二三小臣當職情而更重，大臣任怨，何得如是。

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悞封疆，都着降二級

調外任用。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為禍始，本當逮問，姑從輕

革了職，為民當差，永不叙用。該部知道。

從少司寇鄒元標請宥原任司馬石星子石正奇戍。

諭統領官將嚴禁，援兵譁擾地方官，亦不得踈玩開釁。

頒行欽定考格。

吏部文選司遵

旨議呈竊惟

國家以官人之職責之于銓議其甄別賢否貞邪以行黜陟者此考語也乃該考不知何以必用四六夫四六多浮浮則不核四六尚文文則不實字句之組織徒工形神未必盡肖對偶之湊合雖巧隱晦反以滋疑職不自揆量謬擬一格凡考語冊一官項下以守才心政年貌開列六款每款以五字為率守下註或清潔或謹慎或平常或玷缺或汚濁才下註或精練或通達或平常或疎拙或昏悖心下註或端正或坦直或平常或隱秘或奸險政下註或勤敏或整潔或平常或寬緩或惰廢年下註或方青或政壯或似壯或將老或已衰貌下註或端偉或雅飭或不常或綿弱或頽踣凡撫按復命報部冊季報冊及計吏五花司道進表以至各官給繇冊一切照格填註如監司府正佐及州縣正官有十字該載未盡者不妨開列事實款附于填格之後但填真實亦不必過多惟給繇疏及薦疏照用考語以明揚言之體其論劾疏亦須用真實開款不必牽強對股摠之求為明實簡易不欲以文相蒙人相冒而混綜核之理也查得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內右都御史蔡應科定官評之格一疏鑿鑿可行職之說蓋準諸此非敢憑臆見以為更張也案呈到部今夫天下吏治凋敝極矣悲

不在激勸無資而在評騭失實濫觴已甚化瑟可更所議遵

明旨以飭新規不特人有定衡閱評者無煩于射覆而衡有攸當手評者亦可省浮文而求責實是在省直諸臣精察而力行之耳再照臣部雙月推陞全憑季報成例炳如而省直間有經年不一至且所報者率有優無劣或所劣者止首領卑官臣部何所據以合咨訪而甄別之也既經該司議呈相應題請合候命下本部著為令典通行省直撫按自天啓元年七月為始照新式一體着實舉行更乞嚴勅撫按將季報按期送部不得稽遲府佐縣正每季報劣一二人以贄斥函公典庶便責成條上行著為令

遼東巡撫王化貞上言奴賊凶逆不道自絕于天必殲其種類犁其巢穴方足快神人之憤雪中國之恥今之畫謀而守者非為區區河西彈丸計也將進而撫定四衛收取

遼陽以漸芟薙耳。顧非舟車並進，前後夾攻，不足以窮狡兔之穴。而據猛虎之隅也。則水兵固進勦時所必用者。而在今日為尤急。何也？河橋既斷，腥羶半壁，南衛豪傑引領西望，至有甘死不剃頭者。冀我有以援之耳。乃李永芳征東山礦兵，殺戮甚慘，而我不能援也。近謀者還稱九蓮城有大姓招兵數萬，欲為我殲奴。李永芳再遣人論之，皆被殺。以此忿恨，悉遼陽之甲以徃。先自有人自河東稱九蓮城有大姓謬氏兄弟五人，一指揮四諸生，各捐萬金收積，豪傑誓不與奴俱生。或以為未可信。今果以受禍而我又不能援也。解忠臣義士之心，而堅叛黨從逆之志，亦大非

可憫可憐

姓在人
猶是不
官為立

計矣。所以然者，以長河之險，彼既未能遽來，我亦何以輕往。若得舟師萬人，聯海上將犄角，朝鮮明示進取之形，陰寓接引之意。奴見樓船橫海，則狼顧必多。遼人聞伐罪吊民，則勝氣自倍。此事之萬全無害，聲實並利者也。夫天津南兵實係援遼之數，亟宜發行登州水營，雖為備倭之用，暫借游防，况有此一着。而天津登萊俱可高枕臥矣。至浙江防海之兵，素習水戰，亟宜調發七八千人，從海上來，由鴨綠鼓柁而東，直指黃江，繞出奴寨之後。奴豈敢復安居于遼陽乎？故謂水兵之當亟調者也。至川兵可用，已有明効，必須多調，方可自成一隊，以竟其用。據川將周世祿所

調水兵

調券峒塞之兵就中摘調十萬立集已經咨送兵部未見題據稱小土司畏法易制大土司驕悍難馴宜責成道府選拔精健不可委之弁流衙役徒滋騷擾且多徑竇不得實用也但以虛銜鼓舞其長結以安家行糧人自願往又必速行方及于事自今征調邊兵各有地方之慮精銳留以自衛羸弱徒取充數望敵輒奔往事可鑒川兵非善戰只無自免之策故爲川兵之當多調者此也昨據諜者稱遼陽打造船隻及鉤梯挨牌甚多遣人借路西虜西虜不許以此未動其實亦以南衛未定耳若南衛帖服自不必借徑西虜一水盈盈投鞭尚可斷流方舟何難並進而臣

川兵

所請三萬之衆至今未集又多朽甲頓戈不堪爲用之人又何所恃以禦其來耶至李永芳悉衆而南我不能興一旅之師襲遼陽之虛紆南衛之禍坐失事機良可浩歎臣會同督撫文球具題上請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亟行天津山東撫臣先將見在舟師移防河口及旅順一帶以慰南衛之心牽奴酋之慮一面速調浙江水兵及川兵勒限赴遼其各邊奉調之兵再行嚴催如有後期不至羸弱不堪者勅令督臣文球從實奏報酌議處分庶免危遼胥溺之禍而狡奴有授首之期矣逮原任布政馮盛明兵備吳瑞徵

時遼事倥偬二臣先後引去撫臣參之科道諸臣迭糾
之大意以封疆告急之秋正臣子幼忠之日民情皇惑
之際正司官彈壓之時一為藩臬之長一有兵戎之寄
乃先去以為民望又何怪乎道路肩摩鼓擊奔塵相望
也封疆民社職守相關議論至此而兩臣無所逃去矣

加贈沈塾正議大夫沈節甫資議大夫

賜祠額劉綬潘宗顏等祠名表忠張銓崔秀儒何廷魁祠

名昭忠尤世功陳策祠名愍忠各加祭二壇

原任遼東巡按張銓男張道濬上言親志未酬

君恩難報願備戎行以雪國憤以復父仇臣父巡按御

史張銓原以草茅荷蒙

皇祖拔置西臺貞誠許國矢志陳謨未嘗一日不欲忠

忠孝萃于一家可哉

于

朝廷也向者奴酋發難撫順失守臣父時在江右慷慨上

疏謂宜鎮靜徐相機宜不宜妄動速圖僥倖且恭揚鑄非

禦侮之才薦熊廷弼有于城之畧厥後鑄以輕出喪師弼

以堅守寧宇在

廷諸臣臣謂臣父有先見且悔其言之不用于是以十年

資深西差告竣之御史復使按遼蓋謂遼事非臣父不能

辨而臣父亦謂遼事無難辨者嗚呼使當時有同心之臣

與之共濟又何有今日之慘禍乎初臣父行至山海關經

畧袁應泰有招降之舉聞之大駭迨入遼陽力與之爭而

兩家何樂
十以先見
之名予臣

應泰堅不可易與臣祖見任山東右布政張五典書云袁
經畧剛愎無謀必敗遼事既欲其疏糾叅又恐激變降夷
其可奈何既而巡行瀋陽見賀世賢怏怏察有異志復獨
授方畧于別將詎知世賢逆謀已久瀋遼繼陷皆反噬內
應爲之祟也人誅不滅一至于此非奴酋能滅遼遼自滅
耳嗟乎臣父之始謀不用而三路覆師繼謀不用而西鎮
喪地一腔赤血徒傾碧草黃沙萬里冤魂祇寄悲風夜月
臣一聞臣父罵賊盡節長號徒跣將赴遼陽訪求遺骸而
不知衆酋尚爾盤據也道經濟南臣祖謂臣此舉徒無益
當請

闕上書請兵一旅効力行間徐圖報復臣洒泣拜別甫入
都門聞

皇上憫念死節之臣特加欽恤臣父銓
賜爵賜謚廕子立祠兼與祭葬一時

恩典備極寵榮臣係長男例應受廕顧臣儒業傳家置棄
不忍且臣不共戴天之仇無能報復豈敢冒膺

寵澤自甘不孝之罪臣沿途至京見招募之舉紛紛四出
使臣若得勇士數百千人自爲一軍如漢羽林孤兒故事
得從諸將出關仰仗

皇上之威靈一戰滅奴臣得食其肉而寢其皮則臣父得

有子

兩朝後信錄 卷之六

為忠臣臣亦不失為孝子然念臣雖懷飲血之心未有同仇之侶而家世清白又不能散金以酬死士此不得不聽皇上之裁處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覆議倘臣言可行臣願手刃父仇以報皇上之隆恩庶烏身私衷犬馬微忱可以少抒萬一矣杭城火災免春運織造

兵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遼瀋相繼失陷河西督撫各官倉卒防禦勞苦倍多將士官兵生者僇力艱辛歿者死魂不泯宜有賞賚優卹茲當遣官宣諭御史方震孺先後具奏請行着他去

綵幣查照職級各于內庫領銀兩着遵前旨幣金內給發御史奉勅行事銀幣仍另差解官一同前去該部院作速給發遣行故諭

五月

五月

三朝後信金

六之

百

